

南北史補志卷十三

禮儀志第三

禮儀志第三
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禮儀志第三
江甯汪士鐸

凶禮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永初中黃門侍郎王準之議鄭君喪制

三十七月而終學者云得禮按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然惟晉

朝施用搢紳之士多遵鄭義宜使朝野一體詔可永初三年武帝

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母為長子禮也少主制服三年通典七十

禮喪儀云銘旌今之旒也天子丈二尺皆施跗樹於壙中遣車九

乘謂結草為馬以泥為車跪布輜四面有障置鑿四角以載遺奠

車各載一枚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壬子元皇后崩兼司徒給

事中劉溫持節監喪神虎門設凶門柏厯至西北閣皇太子於東

宮崇正殿及永福省竝設廬諸皇子未有府第者於西廨設廬皇

太子心喪三年禮心喪有禫無禫無成文世或兩行有司奏喪禮有

禫以祥變有漸不宜便除卽吉故其間服以綫縞也心喪十三月

大祥十五月禫變除已畢餘一朞不應復有禫又

大喪則廢樂元皇后崩亦準舊制停選挽卹

禮為適婦大功不降其嫡也孝武大明五年閏月皇太子妃薨樟

木為觀號曰樟宮載以龍輜造陵於龍山置大匠剝斷草司空告

后土謂葬曰山塋祔文元皇后廟之陰室在正室後壁之外北向

御服大功九月設位太極東宮堂殿中監黃門侍郎僕射竝從服

從服者御服衰乃宮臣服齊衰三月有司奏依禮皇太后服太子

從服它日則否如小功五月皇后大功九月右丞徐爰參議宮人從服者若五御

哭臨應著衰時從服者悉著衰非其日如常儀太子既有妃朞服

召見之日還著公服若至尊非哭臨日幸東宮太子見亦如之宮

臣見至尊皆著朱衣又議二御鼓吹及樂博士司馬興之議案禮

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今臨軒拜授人君大典皇太子妃祔

廟之後便可臨軒鼓吹及作樂右丞徐爰議皇太子妃雖未山塋

臨軒拜官舊不爲礙樟官在殯應縣而不作耐後興之又議按禮大功至則辟琴瑟故漢文旣葬悉皆復吉唯縣而不樂以此表哀今準其輕重侔其降殺則下流大功不容撤樂終服又禮無天王服嫡婦之文直後學推貴嫡之義耳旣已制服成喪虛懸終窆亦足以甄崇冢正標明禮歸矣爰參議惟皇太子葺服內不合作樂及鼓吹

禮有以尊降者同尊則不降秦豫元年後廢帝崇所生陳貴妃爲皇太妃有司奏皇太妃國親舉哀當一同皇太后爲有降異本親葺以下當猶服不前曹郎王燮之議案喪服傳妻服君之黨得與女君同如此皇太妃服宗與太后無異太后旣以尊降無服太妃儀不應殊禮諸侯絕葺皇太后不容輕於諸侯謂本親葺以下一無所服有慘自宜舉哀親疏二儀準之太后兼太常丞司馬燮之

補志十三

二

議禮妾服君之庶子及女君之黨皆謂大夫士耳妾名雖總而班有貴賤三夫人九嬪位視公卿大夫猶有貴妾而况天子諸侯之妾爲他妾之子無服旣不服他妾之子豈容服君及女君餘親若本親有慘舉哀之儀宜仰則太后參議以燮之議爲允太妃於國親無服故宜緣情爲諸王公主於至尊是葺服者反其剝如王姬

三夫人九嬪各舉哀

通典八十一 康蔚之謂公羊明母以子貴者

貴非謂可與嫡同也成風稱夫人非禮之正穀梁已自爲通小記云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此謂凡庶子故鄭注云祖不厭孫耳非謂稱祖之重而可申其服庶也庶子爲後不記服其母以廢祭故也則已卒已子亦不得服庶祖母可知矣小記言妾子不代祭穀梁傳言於子祭於孫止此所明凡妾非謂有加崇之禮者也古今異禮三代殊制漢魏以來加庶以尊號爲天下小君與嫡不異故得服重廟祭傳祀六代非古有其議也又庾蔚之謂王堪以爲拜爲太子則全同嫡正王接據庶子不爲後又爲其母總庶名不去故雖爲太子猶應與衆子同天子不爲後可謂兩失按喪服傳言長子三年以正體乎上又將所傳重二義兼足乃得加至二年今拜爲太子雖將所傳重而非正體安得便同嫡正爲之斬衰乎旣拜爲太子則是將所傳重豈得猶與衆庶子同乎天子諸侯絕

傍周今拜庶子爲太子不容得以尊降之既非正嫡但無加崇耳
自宜伸其本服一周庶子爲後不得全與嫡同庶名何由得去已
服祖曾與嫡不異是與嫡同者也祖曾爲已服無加崇是
與嫡異者也天子諸侯大夫不以尊降又與衆子不同矣

禮有以厭降者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元嘉二十三年
七月白衣領御史中丞何承天奏海鹽公主先離婚今所生母蔣
美人喪下二學禮官博士議公主所服太學博士顧雅議今既成
用士禮便宜同齊衰削杖布帶疏履舂禮畢心喪三年博士周野
王議今諸王公主咸用士禮譙王衡陽王爲所生太妃皆居重服
則公主情禮亦宜家中舂服爲允其博士庾邃之顏測殷明王淵
之四人同雅議何憐王羅雲二人同野王議臺案今之諸王雖士
禮乃施於傍親至於爲帝王所厭猶依古典故永初三年九月符
脩儀亡廣德三主以餘尊所厭止服大功海鹽公主體自宸極當
上厭至尊豈得遂服雅野王等稱有宋以來皇子蕃王皆無厭降

補志十三

三

同之士禮總功之服不廢於末戚顧獨貶於所生是申其所輕奪
其所重臺按聖朝施行莫不上稽禮文兼用晉事昔太元中晉恭
帝爲皇子服其所生陳氏練冠繚緣此則前代故事本朝廣德三
公主爲所生母符脩儀服大功此則先君餘尊之所厭元嘉十三
年第七皇子服曹婕妤止於麻衣此則厭乎至尊又按南譙衡陽
太妃竝受朝命爲國小君是以二王得遂其服豈可爲美人比例
尋蕃王得遂者聖朝之所許也皇子公主不得申者有厭而然也
請以見事竝免所居官二十九年南平王鑠所生母吳淑儀薨依
禮無服麻衣練冠既葬而除有司奏比世諸侯咸用士禮五服之
內悉皆成服豈於其所生反不得遂於是皇子皆申母服

禮臣不殤君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有司奏故第十六皇弟休倩
薨天年始及殤追贈諡東平冲王服制未有成準太學博士陸澄

議案禮有成人道則不爲殤今旣迫胙土字殤名去矣安可服以贈公者便成公贈卿者便成卿贈之以王得不爲王乎左丞羊希案禮子不殤父臣不殤君又曰尊同則服其親服推此文旨旁親自宜服殤所不殤者臣子而已大明五年七月永陽縣開國侯劉叔子天喪年始四歲傍親服制有疑太學博士虞蘇領軍長史周景遠司馬朱膺之前太常丞庾蔚之等議竝云宜同成人之服昔東平沖王服殤者實由追贈異於已受茅土也博士司馬興之議應同東平殤服左丞荀萬秋等參議南面君國繼體承家君父名正不容服殤故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推此則知傍親故依殤制故鄱陽哀王追贈太常親戚不降愚謂下殤以上身居封爵宜同成人年在無服之殤以登官爲斷今永陽國臣自應全服至於旁

親宜從殤禮詔從景遠議

補志十二

四

禮諸侯絕旁期而孝建三年三月皇后父右光祿大夫王偃卒太學博士王應之議禮天子降旁親外舅總麻本在服例但衰經不可以臨朝饗故有公除之議雖釋衰曩冕尙有總月之制三月旣竟猶宜除釋皇后一月之限雖過二功之服已釋哀喪所極莫深於尸柩親見之重不可以無服案周禮爲兄弟旣除喪以及其葬也反服其服輕喪雖除猶蓄衰以臨葬舉輕明重其理可知愚謂王右光祿祖葬之日皇后宜反齊衰又喪禮卽遠變除漸輕豈容終除之日更服重服按晉太始三年武帝以朞降之月欲反重服拜陵朝議譬執亦遂不果愚謂皇后終除之日不宜還著重服直當釋除布素而已太常丞朱膺之議凡云公除非全除之稱今朝臣私服亦有公除猶自窮其本制應之云晉武拜陵不遂反服此

時是權制既除衰麻不可以重制耳與公除不同愚謂皇后除心制日宜反服未公除時服餘同應之議國子助教蘇章生議案三日成服卽除及皇后行喪三十日禮無其文今竝謂之公除凡諸公除之設蓋以王制奪禮而葬及祥除皆宜反服未有服之於前不除於後雖有齊斬重制猶爲功總除喪愚謂至尊三月服竟依禮除釋皇后臨祖及一周祥除竝宜反服齊衰尙書令中軍將軍建平王安議謂至尊總制終止舉哀而已不須釋服餘同朱膺之前祠部郎中周景遠議權事變禮五服俱革總麻輕制不容獨異謂至尊旣已公除至三月竟不復有除釋之義其餘同朱膺之議時以宏議爲允及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皇后服朞心喪三年應再周來二月晦檢元嘉十九年舊事武康公主出適二十五月心制終盡從禮卽吉昔國哀再周孝建二年二月其月末諸公主心

制終則應從吉於時猶心禫素衣二十七月乃除三事不同領曹郎朱膺之議云禮云心喪不應再禫元嘉季年禍難深酷聖心過哀是以出適公主還同在室卽請變禮非革舊章今皇后二月晦宜依元嘉十九年制釋素卽吉通典八十一庚蔚之謂禮父所不則天子諸侯亦服妻之父母可知也妻之父母猶服死母之父母乎按通典崔爽之言皆係私家論斷無關朝典故不具錄

又孝建元年六月湘東國刺稱國太妃以去三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詳周忌當在六月爲取七月博士邱邁之議案吳商議閏月亡者應以本正之月爲忌宜以今六月爲忌左僕射建平王宏謂晉世及皇代以來閏月亡者以閏之後月祥宜以來七月爲祥忌及大明元年二月有司又奏太常都陽哀王去年閏三月十八日薨今爲何月末祥除博士傅休議尋三禮喪遇閏月數月者數閏歲數者沒閏閏在朞內故也都陽哀王去年閏三月薨月次

節物則定是四月之分應以今年四月末爲祥晉元明二帝並以閏二月崩以閏後月祥先代成準則是今比太常丞庾蔚之議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旣變人情已哀故有二祥之殺閏月亡者明年必無其月然不可以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宜用閏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議故班固以閏九月爲後九月若用閏之後月設有人以閏臘月亡者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旣失周蓐之議冬亡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人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尙存則應後年正朝爲忌此必不然乃用蔚之議三月末祥

禮庶母慈已者小功五月後廢帝元徽二年七月皇弟訓養母鄭修容喪太學博士周文山案庶母慈已者鄭注云君使養之不命爲母子亦服庶母慈已之服愚謂第七皇弟宜從小功之制

右宋凶禮

補志十三

六

齊時伏曼容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建元四年三月壬戌太祖崩梓宮於東府前渚升龍舟四月丙午葬於武進泰安陵於龍舟卒哭內外反吉詔曰喪禮雖有定制先旨每存簡約內官可三日一還臨外官間日一還臨後有大喪皆如之永明十一年武帝崩遺詔曰我識滅後身上著夏衣晝天衣純烏犀羶絳諸器服悉不得用寶物及織成等唯裝複袂衣各一通常所服刀長短二口鐵環者隨入梓宮祭敬之典本在因心靈土慎勿以牲爲祭祭唯設餅茶飲千飯酒脯而已天下貴賤咸同此制未山陵前朔望設菜食陵墓萬世所宅意常恨休安陵未稱今可用東三處地最東邊以葬我名爲景安陵喪禮每存省約不須煩人百官停六時入臨朔望祖日可依舊諸主六宮並不須從山陵內殿鳳華

壽昌曜靈三處是吾所改制夫貴有天下富兼四海宴處寢息不容乃陋謂此爲奢儉之中慎勿壞去顯陽殿玉象諸佛及供養具如別牒可盡心禮拜供養之絳有功德事可專在中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爲道及起立塔寺以宅爲精舍並嚴斷之建武二年朝會時世祖遏密未終朝議疑作樂不祠部郎何佟之議昔舜受終文祖義非嗣堯而猶遏密三祀近代晉康帝繼成帝於時亦不作樂懷帝永嘉元年惠帝喪制未終於時江充議云古帝王相承雖世及有異而輕重同禮從之其年正月有司以世祖文皇帝今月二十四日再忌三十九日大祥三月二十九日祥禫至尊及羣臣泄哀之儀應定博士陶韶崔偃以爲名立義生文帝正號祖宗次序昭穆祥忌禫日皇帝宜服祭服出太極泄哀百僚祭服陪位太常丞沈淡李攜議尊號既追重服宜正但已從權制故苴杖不說

晉景獻皇后崩羣臣備小君之服追尊之后無違后典追尊之帝宜同帝禮矣至尊龍飛事非嗣武理無深衣變但王者體國亦應弔服出正殿舉哀百僚致慟如常儀給事中領國子助教謝曇濟議虞祔追亡之情小祥抑存之禮斯蓋極痛宜屈耳文皇帝追崇尊極言臣則事虛聖上周忌祥禫宜無所設劉警同曇濟議祠部郎何佟之議曰春秋之旨臣子繼君親雖恩義有殊其體則一主上雖仰嗣高皇嘗經北面在三之恩禮不容替竊謂世祖祥忌至尊宜弔服升殿羣臣同致哀感事畢百官詣宣德宮拜表仍致哀陵園以引追遠之慕尙書令王晏等十九人同佟之議詔可建武元年

詔海陵王依漢東海王疆故事給虎賁施頭書輪車設鐘篋官駝十一月稱王有疾數遣御師往視乃殞之給溫明秘器改以哀殿之服大鴻臚監護喪事葬給輜輶車九統大輅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依東海王疆故事論曰禁時百官會哀舉嚴朝議疑戎服臨會祠部郎何佟之議美素元冠不以弔理不容以兵服臨喪宋泰始二年孝武大祥之日於時百寮天臨皆自宮門

變戎服著衣帙入臨畢
出外還襲戎衣詔從之

魏氏為舊君服三年晉泰始四年尚書何禎奏故辟舉綱紀吏不計違適皆反服舊君齊衰三月司空褚淵薨時司空掾屬以淵未拜疑應為吏敬王儉議依禮婦在塗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稟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以淵既解職而未恭後授府猶應上服以不儉又議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為陳留未入境卒樂陵郡吏依見君之服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齊衰弔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次

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右僕射王晏吏部尚書徐孝嗣侍中何允奏故太子耐太廟檢宋元后故事太尉行禮太子拜伏與太尉俱臣等依擬耐廟太尉執禮太孫拜伏皆與之俱正禮既畢陰室之祭太孫親奠詔可晏等又奏案喪服經為君之父長子同齊衰

禮志十二

八

暮今至尊三年正服既已暮制羣臣應降一等大功九月但功衰是兄弟之服不可服尊宜重其衰減其月數同服齊衰三月至於太孫三年既申南郡國臣宜備齊衰暮服臨汝曲江既非正嫡不得禘先儲三公國臣並不得服詔依所議

從君而服但二漢以來此禮久廢請不復追行又奏御服文惠太子冢內不奏樂諸王雖本服舂而奏樂嬀娶便宜並通竊謂婦思嗣事非全吉三日不樂禮有明文宋氏舂喪降在大功者婚禮廢樂以申私戚通以前典然後改服於禮為乖今東宮公除日若依例皇太孫服臨方易服臣等參議謂先哭臨竟而後祭之應公除者皆於府第變服而後入踊行奉慰之禮謂可高帝建元元年太常上朝堂諱訓手儉議曰后諱依舊不立訓禮太子諸侯諱羣祖臣親既追尊所不及禮義宜為太常附君諱至於朝堂勝題本施至極既追尊所不及禮降於在三晉之京兆宋之東安不列勝題孫毓議稱京兆列在正廟臣下應諱而不即勝宋初博士司馬道敬議東安府君諱宜上勝何承天諱不同為明據其有人名地各犯太常府君及帝后諱者皆改宣帝諱同二名不偏諱所以收承明門為北掖以榜之字有與承同并東宮承華門亦改為宣華門云耳

建元四年高帝山陵昭皇后應遷祔祠部疑祖祭遣啟諸莫九飯

之儀左僕射王儉議奠如大斂賀循云設奠如將葬廟朝之禮范甯云將窆而奠雖不稱爲祖而不得無祭從之有司又奏昭皇后神主在廟今遷祔葬應有虞以安神神已處廟改葬出靈豈應虞祭鄭注改葬云從廟之廟禮宜同從墓之墓事謂應無虞儉議范甯云葬必有魂車若不爲其歸神將安舍世中改葬卽墓所施靈設祭何得不祭而毀耶賀循云旣窆設奠於墓以終其事雖非正虞亦粗相似晉長修復五陵宋朝敬后改葬皆有虞今設虞非疑從之

建元二年皇太子妃薨前宮臣疑所服右僕射王儉議禮記文王世子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且漢魏以來宮僚充備臣隸之節具體在三昔庾翼妻喪王允滕宏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況臣節之重邪宜依禮爲舊君妻齊衰三月居官之身竝合給假期朝晡臨

補志十三

九

哭臣之未從官在遺者於居官之所屬臨二日半仍行喪成服遣

賤表不得奔赴從之

太子妃斬草乘黃議建旌旌僕射王儉議禮既塗棺祀取銘置於殯東大斂畢便應建於西階之東昔宋大明二年太子妃薨建九旌有司議斬草日建旌與否應幾旌及畫龍升降又用幾髮儉會議云旌是命報無關凶事東宮秩同止宜九命之儀如與備君一體義不容異大明舊事是率爾復行吉宜考以禮典吉部自有符義凶部別有銘旌若復立旌復置何處髮自用入從之有司奏大明故事太子妃元宮中有石誌參議墓銘不出禮典近宋元嘉中顏延作王球石誌素族無碑策故以紀德儉如儉又議旣虞卒哭祭之於廟本是祭序旣有哀策不須石誌從之

昭穆未全同卒吉四時之祭也宋江夏王如卒哭以後朔望設祭者帝室旣以卒哭除喪故有朔望之祭今靈筵雖未升廟而舫中卽成行廟宋高祖長沙臨川二國竝有移廟之禮豈復謂靈筵在途便設殿事耶推此而言朔望不復設祭宋懿后時舊事如此也從之

建元三年有同奏皇太子薨如以去年七月薨其年閏九月未審當月數問爲應以閏月附正月若用月數數問者南郡王兄弟使應以此閏月晦小祥至於祥月不爲有疑否儉議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讓設梁云積分而成月公羊云

天無是月雖然左氏謂告朔爲得禮是故先儒成謂三年暮喪歲數設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夫閏者蓋是年之餘日而月之異朔所以吳商云舍閏以正其允協情理今杖暮之喪雖以十月而小祥至於祥縞必以須周歲凡厭屈之禮要取象正服祥縞相去一月厭降小祥亦以則之及且求之名義則小祥本年以年非若事既同則相去必應二朔今以厭屈而先祥不得謂此事之限若事既同降情無異貫沒閏之理固在言先設分祥在此晦則去縞三月依附準例益復爲礙調應須五月晦乃祥尚書令褚淵難王儉曰厭屈之典由所尊奪情故祥備制而成典若猶舍之以何以異於縞從暮可知既計以月數則應數閏以成典若猶舍之以何以異於縞制儉答曰舍閏之義通儒所難但祥本應暮屈而不遂迹雖數月義實計年閏是年之歸餘故宜總而苞之暮而兩祥緣尊故屈祥則沒閏元年所申如使五月小祥六月乃閏則祥之去縞事成二月是爲十一月以象前暮二朔以放後歲名則區域不得相參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王卒唯書上月初不言閏此又附上之明義也鄭射王賀唯云暮則沒閏此不復區別杖暮之中祥將謂不後言矣成休甫云大祥後禫有閏別數之明杖暮之祥不解方於縞縞之末也祠部郎中王珪之謂喪以閏施功衰以下小祥值閏則略而不言今雖厭祥暮名猶存異於餘服計月爲數屈道慕之心以遠爲邇日餘分月非正朔舍而全制於情爲允左丞兼著作郎王遂問儉中軍南郡王小祥應待聞喜不穆妃七月二十四日薨聞喜公八月發喪計十一月之限應在六月南郡王爲當同取六月則大祥復中一月應用八月非復正月在存親之義若各自爲祥應聖相問元素雜糅未審當有此疑不儉曰罔極非

禮志十三

服制所申祥縞明示終之斷相得之義經記無聞世人多以虛室衰麻不宜有異故相去一二月者或中以俱除此所謂任情徑行未達禮旨禮有除喪而歸者此則經記之遺文不待之明據苟曰非宜則旬月之間亦不容申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古有異宮之義設無異宮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替而毀所以然者喪禮云爲位不奠鄭云以其精神不存乎此也聞哀不時實緣在遠爲位不奠益有可安此自有爲而然不關嫡庶庶子在家亦不待嫡矣而况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嫡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不應相待中軍祥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及至忌辰變除昆弟亦宜相就爲情而不對容其南郡王聞喜公府臣疑制君母服脫又議禮庶人爲國君齊衰先儒云庶人在官若國臣疑制君母服脫又議禮大夫妻爲夫人服總衰七月人在官若國臣疑制君母服脫又議禮孫蕃國太子穆妃天朝嫡婦宮臣得申小君之禮國官豈得不爲夫人之敬當單衣白裕索帶哭於中門外每臨輓入與宮官同

右齊凶禮

天監七年安成王慈太妃陳氏喪周捨牒使安成王秀始興王憺以成服日一日爲位受弔帝曰喪無二主二王旣在遠嗣子宜攝祭事周捨牒縞冠元武子姓之冠嗣子可細布衣絹領帶單衣用

十五升葛凡有事及歲時節朔望並於靈所朝夕哭三年不聽樂
捨又議曰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
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
不從父而服其慈母由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
容自同於常案父之祥禫子竝受弔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日單
衣一日爲位受弔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
太妃旣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
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旣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
帝由是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司馬鈞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
訓養母依禮庶母慈已宜從小功之制案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
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
子也何服之有鄭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

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君
子子者貴人子也鄭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
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
尋諸侯之子尙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
之惑帝以爲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
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
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
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
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
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
之名師保旣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
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次爲保母此其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

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
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實有殊如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
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
俱闕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
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
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注不辨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
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
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
言曰貴無所不包經傳互文交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
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於是筠等請依
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竝同以爲永
制又安成國刺稱廟新建欲尅今日遷立所生吳太妃神主國王
既有如喪欲使臣下代祭明山賓議以爲不可宜待王如服竟親
奉盛禮

補志十三

十一

又大同六年皇太子啟謹案下殤之小功不得婚冠嫁三嘉之禮
則降服之大功理不得有三嘉今行三嘉之禮竊有小疑帝曰禮
雜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娶婦此注
已服正服大功而子小功云末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下
則又踰月以後矣於情差輕殤之小功則不可注此期服降爲小功者故不可晉代蔡謨謝沈丁纂馮懷等遂
云降服大功可以嫁女宋代裴松之何承天又云女有大功之服
亦得出嫁范堅荀伯子等雖復率意致難亦未能折太始六年虞
穌立議大功之末乃可娶婦子時博詢咸同穌議齊永明十一年
有大司馬長子之喪武帝子女同服大功左丞顧杲之議云大功
之末非直皇女嬪降無疑皇子聘納亦在非孩凡此諸議皆是公

背正文徐爰王文憲並云朞服降爲大功皆不可以婚嫁於義乃允而又不釋其義昔天監十年信安公主當出適而有臨川長子大功之慘具論此義粗已悉詳今太子又啟大功之末及下殤之小功行婚禮嫁三吉之事案禮所言下殤小功本是朞服故不得有三吉之禮若本服是朞降爲大功理更不可矣人間行者用鄭逆降之義夫正服小功之末通得取婦而大功之末止言冠子嫁子言大功之身不得取婦也若正服小功之末非止子得冠嫁亦得娶婦故有出沒婚禮國之大典宜有畫一今宗室及外戚不得復有干啟禮官不得輒爲曲議可依此爲法時賀瑛亦駁曰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按冠嫁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稱大功小功竝以冠子爲文小功之末旣得自嫁娶故更可冠子娶婦小功自

娶則知大功自冠矣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爲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未可嫁冠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是於吉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女豈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槩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爲子冠嫁伏尋此旨若謂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女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嫁是爲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筮得惟稱下殤今不言降而舉下殤者以出嫁出後皆有降稱出後之身於未嫁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士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竝欲薄於此而重於彼昔是朞親雖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嫁若夫朞降大功降爲大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未嫁冠故無有異唯下殤之

服特明不娶之義者益緣既非出適他姓又異傳重大宗惟以其

年稚而生殺略故特明不娶其義若此且記云下殤不得通於中上語小

功不兼於大若實大小功降服皆可冠嫁上中二殤小功則不可此

又琛之所疑也遂從琛議

天監二年始興王嗣子喪博士管暄議使國長從服總麻始興王薨舊事

以東宮禮絕傍親朝見並依常儀昭明太子意以為疑令劉孝綽

議其事孝綽議曰按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奪情豈無

樂鼓吹廢奏服限亦然尋傍親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

悲宜鏡歌停奏以至卒哭僕射徐勉左李周捨家台陸展並同孝

綽議太子令曰元正六旬事為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鏡

吹軍樂比之亦然書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可令諸賢更其

詳吏司農卿明山賓中山校尉朱异議稱恭悼宜終服月

天監元年齊臨川獻王所生妾謝墓被發不至堙門何佟之議以

為改葬服總見柩不可無服故也此止侵墳土不及於禭可依新

宮火處三日哭假而已帝以為得禮二年終之又議追服三年無

禫天監四年掌凶禮嚴植之定儀注以亡月遇閏後年中祥疑所

附月帝曰閏蓋餘分月節則各有所隸若節屬前月則宜以前月

為忌節屬後月則宜以後月為忌祥逢閏則宜取遠月天監五年

貴嬪母車喪議者疑其儀明山賓以為貴嬪既居母憂皇太子出

貴嬪別第一舉哀以申聖情庶不乖禮祠部郎司馬裴牒貴嬪母

車亡應有服制謂宜準公子為母麻衣之制既葬而除帝從之六

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獸碑唯聽作石柱記名位而已十

四年舍人朱异議禮年未成人已有爵命者則不為殤封陽侯年

雖中殤已有拜封不應殤服時人問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

日而大殮者以便其生也三日而小殮者以速徐勉上疏曰禮記喪制云三

日而大殮者以便其生也三日而小殮者以速徐勉上疏曰禮記喪制云三

日而大殮者以便其生也三日而小殮者以速徐勉上疏曰禮記喪制云三

日而大殮者以便其生也三日而小殮者以速徐勉上疏曰禮記喪制云三

補志十三

十四

威伯馮道根卒是日上春祠三廟既出官有司以聞上問中書舍

大斂如或不奉加以糾繩詔可其奏 普通元年左軍將軍豫寧

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道根雖未爲社稷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上卽幸其宅哭之甚慟

右梁凶禮

永定三年七月武帝崩六日成服時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坐依御人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服吉劉師知議云旣稱成服本備喪禮案梁昭明太子薨成服俠侍之官悉著衰斬唯著鏡不異此卽可擬愚謂六日成服俠靈坐須衰絰中書舍人蔡景歷江德藻謝岐等同師知議時以二議不同乃啟取左丞徐陵決斷陵案山陵鹵簿吉部伍中公卿以下導引者爰及武賁鼓吹執蓋奉車並是吉服豈容俠御獨爲衰絰者言公卿胥吏並服衰絰此與梓宮部伍有何差別若言文物並吉司事者凶豈容在絰而奉

補志十三

十五

華蓋衰衣而升王路邪同博士議謝岐議曰靈筵祔宗廟梓宮還山陵實如左丞議但山陵鹵簿備有吉凶從靈輿者儀服無從從梓宮者皆服苴衰爰至士禮悉同此制此自是山陵之儀非關成服今謂梓宮靈辰共在西階稱爲成服亦無鹵簿直是爰自胥吏上至王公四海之內必備衰絰案梁昭明太子薨略是成例豈容凡百士庶悉此日服重而侍中至於武衛最是近官反鳴玉紵青與平吉不異奏上從師知議時文帝卽位尅日謁廟尙書左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廟還宜御太極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卽周康在朝一二臣衛者也其壞奠之節周禮以玉作贄公侯以珪子男執璧此玉作瑞也奠贄竟又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燒經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前憲莫贄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

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後相沿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四廂雅樂歌奏懽欣今君臣吞哀兆庶抑割豈同於維新之禮乎且周康賓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愚以今坐正殿正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還升正殿羣臣陪薦儀注如別詔可施行持又稱晉宋以來皇帝大行儀注未祖一日告南郊太廟奉策奉諡梓宮將登輶輅侍中版奏已稱某諡皇帝遣奠出於陛階下方以此時乃讀哀策而前代策文猶云大行皇帝請明加詳正國子博士領步兵校尉知儀禮沈文阿等謂應仰風俗通前帝諡未定臣子稱大行以別嗣主近檢梁儀自梓宮將登輶輅版奏皆稱某諡皇帝登輶輅伏尋今祖祭已奉策諡哀策既在庭遣祭不應猶稱大行且哀策篆書藏於元宮謂依梁儀稱諡以傳無窮詔可之天嘉元年國哀周忌上臨於太極前殿百僚

陪哭天康元年文帝崩遺詔山陵務存儉速大欽竟羣臣三日一臨公除之制率依舊典大建十四年宣帝崩遺詔凡厥終制事從省約金銀之飾不以入壙明器皆用瓦以日易月及公除之制悉依舊準在位百司三日一臨四方州鎮五等諸侯各守所職並停奔赴

天嘉元年八月癸亥尙書儀曹謂今月晦皇太后服安吉君禫除儀注沈洙議謂至親朞斷加降故再朞而再周之喪斷二十五日但重服不可頓除故變之以緘縞創巨不可便愈故稱之以祥禫禫者淡也所以漸祛其情至如父在爲母出適後之子爲本生則屈降之以朞朞而除服無衰麻緣情有本同之義許以心制心制既無杖經可除不容復改元綬既是心憂則無所更淡其心也且禫杖朞十五日已有禫制今申其免懷之惑故斷以再周止二十

五月而已所以宋元嘉立義心喪以二十五月爲限大明中王皇后父喪又申明其制齊建元中太子穆如喪亦同用此禮唯王儉古今集記心制終二十七月又爲王遠所難何佟之儀注用二十五月而除案古循今宜以再周二十五月爲斷今皇太后於安吉君心喪之期宜除於再周無復心禫之禮詔可之

有司奏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稱主人翁靈柩再周主人奉使關右久而未反此月晦卽是再周其弟息江德藻議謂王衛軍云外喪不葬者耳孝軌旣在異域還請禮申竟左丞江德藻議謂王衛軍云外喪不葬者耳孝軌旣在異域還親各終月數而除此論在家有事故未葬者耳孝軌旣在異域還期無日諸弟若遂永絕婚嫁此於人情或未爲允沈洙議曰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小記云云久餘謂傍親如期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衛軍所引禮之正也但魏氏東關之役旣失亡屍柩葬禮無期時議以爲禮無終身之喪故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死于虜庭無由迎殯江左故復申明其制李允之祖玉華之母並存亡不測其子服制依時釋哀衰麻毀靈柩祭若喪柩得還別行改葬之禮故事在此者釋除衰麻毀靈柩祭若喪柩得還別行改葬之禮

永定三年司空周文育之喪帝素服哭於朝堂

禮志十三

七

右陳凶禮

魏自太祖至於武泰帝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崩悉依漢魏既葬公除高祖太和十四年九月文明馮太后崩將營山陵詔聽藩鎮會經內侍者奔赴九月諸王

安定王休齊敬王簡威陽王禧河南王劼北海王詳侍中太尉錄尚書事東廣陵王羽穎川王雅始平王劼元侍中司空長樂王穆亮侍中尚書左僕射平原王陸叡等

率百僚詣闕表曰三年之喪雖則自古然中代以後未之能行萬幾事殷不可暫曠春秋烝嘗事難廢缺詔曰凶禍甫爾未忍所請休等又表天下至廣萬幾至殷曠之二朝庶政必滯又聖后終制已有成典宗社廢禮其事尤大陛下欲終上達之禮其如黎元何詔哀服之宜情所未忍十月帝親奉龍輿葬於永固陵泣訣陵隧既葬休又表二漢魏晉葬不踰月服不三旬良以叔世事廣禮隨時變不可以無爲之法行於多事之辰願陛下遵奉終制以時卽

吉求定練日備耐禫之禮既而帝引見太尉不及羣臣等於太和

殿前哭拜盡哀出幸思賢門右詔尙書李冲宣旨言禍酷奄鍾五

內荼毒不對曰遠祖重光世襲大諱之日唯侍送梓宮者凶服左

右盡皆從吉四祖三宗因而無改世祖高宗臣所目見唯先帝升

遐臣受任長安不在侍送之列竊聞所傳無異前式伏聞陛下所

御三食不滿半溢臣等願抑至慕之情遵先朝成事詔曰朝夕食

粥粗亦支任喪禮事重情在必行帝謂游明根曰山陵已過公卿

夫聖人制卒哭之禮投練之變皆奪情以斬又聞君子不奪人伏

喪亦不可奪喪今則旬日之間何以言及即吉明根對曰臣等伏

尋太后金卹遺旨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故於上達世繼之初因奏練除

之事帝曰中代所以不遂三年者蓋由君上達世繼之初因奏練除

諸官而登極者君德未允臣義不洽故頒備朝儀示皇極之尊及

后之喪也因父在不遂即生情易之情踵以為法朕誠不德在位

過紀足令億兆知有不君矣於此之日而使情禮俱損喪紀壞者

深可痛恨高閭對曰漢文繼高惠之後猶垂玉旬之禮杜預晉之

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為漢文之制闕與古合

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帝曰今仰奉册令俯順羣心不敢闕默不

言以荒庶政唯欲存哀麻廢吉禮朔望盡哀杜預於孝道簡略朕

無取焉祕書丞李彪對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

間然及后之前葬不淹旬尋以從吉然漢章不受議於前代明德

不能忍故也昔賢論者稱卒哭之後玉者得理庶事依據此文又

從遺册之旨雖存哀服不廢萬幾高閭對曰君不除服於上臣則

釋衰於下從服之義有違為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

吉凶事雜從服之際唯望至期使四氣一周雖不盡三年之心得

終忌日情結差由案禮卒哭之後將受變服於朕受日庶民及小

官皆命即吉內職羽林中郎已下虎賁郎已上及外職五品已上

無哀服者素服以終三月內職至來年三月晦朕已變從練禮外臣

吉待臣君服斯服隨朕所降比雖非舊式推情即理有貴賤之差

遠近之別明根對曰聖慕深遠孝情彌至願得踰年即吉帝曰今

既依古降除百官不安去棺其子皆從而不得奪奪君之心高閭

疏曰堯葬穀林農不易故殓葬於棺而不改肆秦始皇作為地

下鋼二泉金玉寶貨不可計數死不旋踵尸焚墓掘今國家塋葬

費損上億之一而焚之以為灰燼尚廢費有益於亡者古人何獨不

然今巨爲之而不輟而禁下民之正難矣帝曰梓宮之儉元房

之約明器帷帳一無所陳皆遵遺訓春秋矣當事雖廢朕聞諸

夫子吾不與祭如不祭自先朝以來有同行事不必躬親高閭對

曰古者郊天越紼行事宗廟之重大於刻祀今山陵已畢不可久

備志十二

大

廢廟饗帝曰祭祀之典事由聖經未忍之心具如前告脫至廟庭
號慕自纏終恐廢禮公卿如能獨行事在言外高閭對曰曾參匹
夫七日不食夫子以爲非禮陛下以萬乘之尊不食竟於五日既
御則三食不充半溢臣等伏用悲惶帝曰曾參之孝朕何敢論李
彪曰江南有未賓之吳朔北有無臣之虜是以臣等孝懷不豫而
慮帝曰魯公帶經從師侯墨衰敗寇如有不虞雖越統無嫌而
况衰麻乎李彪對曰臣聞知子莫若父母聖后知陛下至孝之性
難奪故豫造金冊明著遺禮今陛下孝慕遠果三月可奪須迎王
不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遺聖世以來大諱之後三月可奪須迎神
於西懷惡於北具行古禮皇始以來未之或易帝曰先朝舊事誠
如所陳但聰明正直唯德是依若能以道不召自至苟失仁義雖
請弗來大禍三月而備行吉禮深在難忍帝遂號羣官亦易麻
辭弗來王上詔曰今依禮既虞卒哭於此朕二十日授羣官亦易麻
既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於朕之投變從練已下復爲
節十五年四月癸亥朔設薦於太和殿是日帝及從服者仍朝夕

臨始進蔬食上哀哭追感不飯侍中南平王馮誕等經宿乃膳甲
子罷朝夕哭九月丙戌有司上言求卜祥日詔曰便及此期覽以
摧絕敬祭卜祥古之成典今將屈禮厲衆不訪龜兆企及此晦寧
敢重違冊旨以異羣議丁亥高祖宿於廟至夜一刻引諸王三都

補志十三

五

太官駙馬三公令僕已下奏事中散已上及刺史鎮將立哭於廟
庭三公令僕升廟既出監御令陳服笥於廟陛南近侍者奉而升
列於聖室前席侍中南平王馮誕跪奏請易服進縞冠阜朝服革
帶黑屨侍臣各易以黑介幘白絹單衣草帶烏屨遂哀哭至乙夜
盡戊子質明薦羞奏事中散已上冠服如侍臣刺史已下無變高
祖薦酌神部尙書王謚讚祝訖哭拜遂出有司易祥服如前侍中
詔奏請易祭服進縞冠素紕白布深衣麻繩屨侍臣去幘易帽羣
官易服如侍臣又引入如前儀曹尙書游明根升廟跽慰復位哭
遂出引太子外臣及諸部渠帥入哭次引蕭躡使并雜客人至甲

夜四刻待御散騎常侍司衛監以上升廟哭既而出帝出廟停立
哀哭久而乃還大和中文明太后崩齊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與
散騎侍郎謝援等來弔以朝服行事主執不許
昭明等執志不移孝文敕尙書李冲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冲奏
遣成淹昭明言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元冠不甲童孺共

聞昔季孫將行請遵喪之禮千載稱之卿謂義出何典何其異哉
昭明言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為疑掩言
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踰月卽
吉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廷彪行人何容獨以衰服問衣冠之中
我皇處諒聞已來百禮相顧笑曰非孝者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
舜高宗爲非也昭明相顧笑曰非孝者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
言使人唯齋禘禘不可以弔幸借緇衣帽以申國命今爲魏朝所
逼還南且必得罪本朝掩言彼有君子也卿將折中還南且應有
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譽雖非理得罪亦復何嫌南史
董狐自當直筆既而敕送衣帽給

昭明等明旦令人皆令文武盡哀十月太尉丕奏太廟明堂功畢
享祀之禮不可久曠惟移廟須得國之大姓遷王安廟神部尙書
王謙庶姓不宜參豫詔移廟之日遷奉神主皆太尉事朕亦親奉
不得專委大姓王謙所司贊板而已是年十一月己未朔帝釋禪
祭於太和廟帝袞冕與祭者朝服既而帝冠黑介幘素紗深衣拜
山陵還宮庚申帝親省齊宮冠服及郊祀俎豆癸亥冬至將祭圓
丘帝袞冕劍舄侍臣朝服辭太和廟之圓丘升祭柴燎遂祀明堂

禮志十二

二十

大合既而還之太和廟乃入甲子帝袞冕辭太和廟臨太華殿朝
羣官既而帝冠通天絳紗袞臨饗禮樂懸而不作丁卯還廟陳列
冕服帝躬省之既而帝袞冕辭太和廟之太廟百官陪從奉神主
於齋車至新廟有司升神主於太廟諸王侯牧守四海蕃附各以
其職來祭十六年九月辛未太后再周帝哭於陵左絕膳三日終
日不絕聲用越席爲次侍臣侍哭壬申以忌日哭於陵左哀至則
哭侍哭如前帝三日不御膳癸酉朝中夕三時哭拜於陵前夜宿
監元殿是夜徹次甲戌帝拜哭辭陵還永樂宮二十一年帝親爲
羣臣講喪服於清徽堂

又延昌四年春正月丁巳夜世宗崩於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傅
子少傅崔光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與詹事王顯中庶子侯剛奉迎
肅宗於東宮入自萬歲門至顯陽殿哭踊久之乃復王顯欲質明

行卽位禮崔光謂顯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官
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待中官令也光與于忠使小黃門
曲集奏置兼官行事於是光兼太尉黃門郎元昭兼侍中顯兼吏
部尚書中庶子裴儻兼吏部郎中中書舍人穆弼兼謁者僕射光
等請肅宗止哭立於東序于忠元昭扶肅宗西向哭數十聲止服
太子之服太尉光奉策進璽綬肅宗踞受服皇帝袞冕服御太極
前殿太尉光等降自西階夜直羣官於庭中皆北面稽首稱萬歲

廣平王懷扶疾入臨徑至太極西無哀慟呼侍中領軍黃門二衛
護衣振杖引漢光武崩趙熹扶諸王下殿愕然相視無敢對者崔光
者稱善懷聲淚俱止口侍中以古義裁我我不敢不服遂還
神龜元年九月尼高皇太后崩於瑤光寺肅宗詔特爲齊哀三月
以申追仰有司奏舊事皇太后崩儀自復魄斂葬百官哭臨其禮
甚多今尼太后旣存委俗尊凶事簡速不依配極之典庭局狹隘

補志十二

三

非容百官之位但昔經奉接義成君臣輒準故式立儀如別內外
羣官權改常服單衣邪巾奉送至墓列位哭拜事訖而除止在京
師更不宣下詔可和平四年詔喪葬嫁娶大禮未備命有司爲之
條格使貴賤有章上下咸序著於令是年十一月文昭皇太后改
葬總馬融王肅云本有三年之服者則至尊宜服總案記外宗爲
君夫人猶內宗鄭注云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親服服至尊
也皇太后爲姑不得過朞計應無服其清河汝南之至母服三年
亦宜有總餘王公百官爲君之母妻唯朞而已並應不服大常博
士鄭六議云謹檢喪服并中代雜論記云改葬總鄭注臣爲君子
爲父妻爲夫親見屍柩不可以無服故服總三年者總則朞已下
無服竊謂鄭氏得服總之旨謬三年之言請皆依康成之服總旣

葬而除詔可

世宗永平四年十二月員外將軍兼尚書都令史陳終德祖母喪欲服齊衰三年則無世爵之重不可陵諸父若下同眾孫又違後祖之義國子博士孫景邕劉懷義封軌高綽太學博士袁昇四門博士陽寧等議嫡孫後祖持重三年品庶無二終德宜先諸父太常卿劉芳議案喪服乃士之正禮含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事其中時復下同庶人者皆別標顯至如傳重自士以上右者卿士恆多世位士以上乃有宗廟也世儒多云嫡孫傳重下通庶人芳以為謬案禮稽命徵曰天子之元士三廟諸侯之士上亦二廟中下士一廟祭法云庶人無廟傳重者主宗廟非謂庶人祭於廟也然必累世承嫡方得為嫡子嫡孫不爾者不得繼祖鄭君別變除云五世長子服斬案喪服經無嫡孫為祖持重三年正文唯有為長子三年嫡孫朞傳及注因說嫡孫傳重之義今世既不復為嫡子服斬則嫡孫不陵諸叔而持重可知且準終德資階方之於古未登下士庶人

補志十三

五

在官復無斯禮且諸叔見存喪主有寄宜依諸孫服朞景邕等又議云喪服雖以士為主而必下包庶人自大夫以下每條標列逮於庶人舍而不述比同士制也唯有庶人為國君此則明義服之輕重也禮受國於曾祖廢疾之祖父亦無重可傳而猶三年不必由世重也喪服經有祖為嫡孫豈祖以嫡服已而已與庶孫同為祖服朞乎服祖三年近世未變準古士官不過二百石已上終德即古之廟士也即令未班朝次猶苟曰志仁必也斯遂況乃官歷士流也芳又議戴德喪服變除云父為長子斬自天子達於士此士以上乃有嫡子之明據也且承重者以其將代已為宗廟主云廟不云寢也大夫不世者公穀小道之書許叔重大夫世位則權弁一姓謂周尹氏齊崔氏也而古春秋公羊穀梁說卿大夫皆得世祿傳曰官族易曰食舊德舊德謂國父故祿也尚書曰世遷爾勞予不絕爾善詩云惟周之士不顯奕世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也斯皆世位之明證明士皆世祿也八品者一命案晉官品令所制九品皆正無從故以第八品準

古下士今皇朝官令皆有正從員外之資第十六品豈得同正八品而稱士哉景豈又議晉太康中令史殷遂以父祥不及所繼求還爲祖母三年時政以禮無代父追服之文亦無不許三年之制此晉代成規也詔如國子議熙平二年十一月乙丑太尉清河王懌表廣陵王恭北海王顥同爲庶母服而恭則居廬顥則齊期論親則恭顥俱是帝孫語貴則二人並爲蕃國不知兩服何以舛駁宜定制班行天下張普惠議二王祖母受命先朝爲二國太妃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士之妾子爲母朞父卒則皆得伸此大夫命其妾子以爲母猶貴父命爲之三年況天子命其子爲國王命其所生母爲國太妃反自同爲公子爲母練冠之與大功乎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喪服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

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不降則得服也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尙獲申沉廣陵北海論封君則封君之子語親則命妃之孫乃以先后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遠乎今旣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朞比之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爲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朞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爲太妃蓋三王三年之證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爲君母之黨服則爲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旣亡不

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任城王澄功衰在身欲

馬射張普惠曰藉問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卽吉也小功以上非虞耐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會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祭不欲祭又何助於入祭旣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爲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

云謂其忘哀疾思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豈可觀射乎
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不食食
且擇人馬射或非又澄遭太妃憂臣僚爲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
元妃之碑普惠言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配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
者欲下與普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無聲子仲子之
嫌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
至自齊既葬以諡配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又曰來歸夫人成
風之謎皆以諡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諡今太妃特蒙褒錫宜稱烈
懿太妃 延昌二年七月司空清河王懌第七叔母北海王魏劉
氏薨太學博士封祖冑議喪大記云暮九月之喪既葬飲酒食肉
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比葬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鄭云義
服恩輕則問尙自不及其於聲作充不得也四門博士蔣雅哲議
樂言論之間尙有厭者尊同體敵雖疏尙宜徹樂如或不問卽于
姓之喪非嫡者既殯之後義不闕樂國子助教韓神因議孫竹遊
宴有哀不廢至鼓吹乃交物昭明列明貴賤宜依舊爲允襄儀
曹郎中房景先駁推情制服據服別心何容拜虞主於神宮襄儀
麻而奏樂卽義服恩輕既處而樂正服一暮何以爲斷且古有尊
降亦不見作樂之文惟君之於臣本無服體恩誠相感致存惻隱
反猶仲遂謂鳴鑊警衆聲筋清路以辨等威無所於廢然詩云鐘
鼓既設鼓鍾伐鼗豈非樂乎笳乃簫管之比豈可不爲樂若以鼓
吹公給不可私辭於魏絳和戎受金石之賞鍾公勳茂蒙五熟之
賜亦不可陳嘉牢於齊廢擊鐘磬於練祔祕書監國子祭酒孫惠

補志十二

五

蔚及封祖冑重議鼓吹軍聲本不常用但禮崇公卿出入之儀不
過采齊肆夏和鑿佩玉之比耳宜陳之以備威儀不作以示哀痛
詔從國

正始初高肇尙平陽公主主薨肇欲公主家令居廬常景以婦人
無專國之理家令無純臣之義臣之爲君所以資敬而崇重爲君
母妻所以從服而制義王姬降適雖加爵命事非君邑理異列士
而四門博士裴道廣孫榮仁等以公主爲君家令爲臣制服以斬
乖謬爾甚又張虛景吾難羈等又準母制齊名實未允竊謂不應
服朝廷從之清河王懌所生母羅太妃薨表求申齊衰三年侍中
崔光議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母 傳曰先君餘尊之
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縗緣既葬除之 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中也
禮大功據喪服厭降之例並無從厭之文今太妃爲封君之母尊
崇一國臣下固宜服葭不得以王服厭屈而更有降禮有從輕而

重義包於此太學博士封偉伯等十人議案臣從君服降君一等君爲母三年臣則朞今司空以仰厭先帝俯就大功臣之從服不容有過宜服小功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議謹按喪服大功章云先君餘尊之所厭不敢過大功也夫一國之貢子猶見厭況四海之尊固無申理頃國王遭太妃憂議者引斯降王之服但公之庶昆弟或爲士或爲大夫士非列土無臣從服今王有臣不得一準諸士案不杖朞章云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傳所以深釋父卒爲祖服斬者蓋恐君爲祖朞臣亦同朞也明臣之朞由君服斬君服大功臣安得朞也若依公之庶昆弟不云有臣從朞若依爲君之父母則出應申三年此之二章功朞混雜議者見餘尊之厭不得過大功則令王依庶昆弟見不杖章有爲君之父母便令臣從服

以朞恐非達禮之論也且從服之體自有倫貫未有君服細經裁踰三時臣著疏衰獨涉兩歲案禮天子諸侯之大臣唯服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其餘不服唯近臣闈寺隨君而服若大夫之室老君之所服無所不從而降一等此三條是從服通旨雖近臣之賤不過隨君之服未有君輕服而臣服重者也議者又引禮有從輕而重不知服問所云乃謂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大傳云從服有六之一也夫臣爲君母乃是徒從徒從之體君亡則已妻爲皇姑既非徒從雖公子早沒不得不制服爲君之父母妻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蓋以恩輕不能追服假令妻在遠方姑沒遙域過朞而後聞喪復可不稅服乎又案臣服君黨不過五人悉是三年其餘不服妻服夫黨可直五人乎朞功以降可得無服乎臣妻事殊邈然胡越苟欲引之恐非通例也且君遭母憂巨創之痛臣

之爲服從君之義如何君至九月便蕭然卽吉臣至暮年仍衰哭君第然欲降一等則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君母謂宜麻布以當齊衰除限則同小功重其衰麻以尊君母蹙其日月以隨君降尙書李平謂禮臣爲君黨妻爲夫黨俱爲從服各降君夫一等故君服三年臣服一朞今司空臣憚自以尊厭奪其三年國臣厭所不及不必隨降禮記大傳云從輕而重鄭注云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旣舅不厭婦明不厭者還應服其本服此其例也詔曰禮有從無服而有服何但從輕而重乎憚今以厭故不得申其三年衆臣無厭可從尙書及景林等議但君服旣促而臣服仍遠可還從前判旣葬除之又神龜二年正月二日元會高陽王雍以靈太后臨朝太上秦公喪欲罷百戲絲竹之樂清河王憚以爲萬國慶集天子臨享宜應備設侍中崔光據禮記縞冠元武子姓之冠父母重喪子

不純吉安定公親爲外祖又有師恩太后不許公除衰麻在體正月朔日還家哭臨至尊輿駕奉慰記云朋友之墓有宿草焉而不哭是朋友猶有暮年之哀子貢云夫子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顏淵之喪饋練肉夫子受之彈琴而後食之則一朞不舉樂也孔子旣大練五日彈琴父母之喪也由是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心喪三年比來發詔每言師祖之尊是則一朞之內猶有餘哀且禮母有喪服子不舉樂今太后所居嘉福去太極不遠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況在內密邇乎智悼子喪杜蕢有諫今相國陵墳未乾宜去樂乃從雍議太和十九年太師馮熙薨有數子尙幼議者以爲童子之節事降成人謂爲衰而不裳免而不經又無腰麻縵垂唯冇絞帶時博士孫惠蔚謂童子居喪冠杖有降成人衰麻之服略爲不異玉藻曰童子之節錦紳并紐錦卽大帶旣有佩觿之革又有錦鈕之紳則童子雖幼已備二帶以吉類凶則腰經宜存也又曰童子無總服

鄭注曰雖不服緦猶免深衣是言其有裳但不殊上下夫童子緦服猶免深衣況君斬服反無裳乎問之先師童子常服類深衣裳所施理或取象又曰聽事則不麻則不聽事麻矣故注曰無麻往給事此明族人之喪童子有事貫經帶麻執事不便故暫聽去之以此論之有經明矣或者童子稚齡未就外傳餽旨父母之前往來慈乳之手故許其無裳若志學之後將冠之初將命孔氏之門執燭曾參之室而唯有奄身之衣無蔽下之裳臣愚未之安矣又衰旁有衽以掩裳際如使無裳衽便徒設若復去衽衰何以備詔從其議

太和十五年是年高麗王死十二月詔爲之素委貌白布深衣於城東爲盡一哀十九年安樂王薨薨詔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自漢以降多無此禮朕欲令諸王有君親者爲之三臨大功之

補志十三

三七

親者爲之再臨小功緦麻爲之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再臨者欲於大殮之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緦麻而弔既殯之緦麻理在無疑大殮之臨當否如何爲須撫柩於始喪盡哀於闔棺黃門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敏等議曰三臨之事行之者稽臣等以爲若君親三臨大功宜再始喪哀之至極旣以情降宜從始喪大殮之臨詔曰魏晉戚臣必於東堂哭之頃大司馬安定王薨朕旣臨之後復更受慰於陛下躬親撫視羣臣從駕不宜復哭將大殮高祖素服深衣哭之入室哀慟撫尸而出有司奏廣川王妃薨於代京未審以新尊從於卑舊爲宜卑舊來就新尊詔曰遷洛之人茲後可歸骸叩嶺不得塋於恆代

其有夫先葬在北今婦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還在葬代若欲移父就母亦得其妻續於代夫死於洛不得

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或異葬皆從之其
戶屬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
武定五年正月齊獻武
王薨時祕凶問六月孝靜皇帝舉哀於太極東堂服綈衰三月及

將寤中練齊文襄王請從發喪之月始帝使敦喻乃從薨月高歡

武之喪敢請舉哀制服東魏主使羣臣議之太常博士潘崇和以

爲君遇臣不以禮則無反服國子博士衛既隆李同軌議以諸葛

后於永熙離絕未彰宜爲之服東魏從之大和十九年詔諸葛

舊路詔見存昭然爲時人所知者三公及從公去墓三十步尙書

令僕九列十五步黃門

五校十步各不聽樂

太和二十年詔非金革聽終三年喪延昌二年春偏將軍乙龍虎

喪父給假二十七月而虎并數閏月詣府求上領軍元珍案其違

制言哀求仕龍虎未盡二十七月而三公郎中崔鴻駁曰三年之

喪二十五月大祥諸儒或言祥月下旬而禫或言二十七月各有

其義龍虎居喪已二十六月若依王杜之義便是過禫卽吉之月

如其依鄭二十七月禫中復可以從御執事禮云祥之日鼓素琴

然則大祥之後喪事終矣執事求上何爲不可珍上言案士虞禮

三年之喪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鄭云中猶間也自喪

至此凡二十七月又禮言祥之日鼓素琴鄭云鼓琴者存樂也孔

子祥後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成笙歌鄭注與鄭志及踰月可

以歌皆謂存樂非所謂樂樂者使工爲之晉博士許猛解三驗曰

以告哀魏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謔若此之類豈可謂金石之樂

哉是以徒歌謂之謔徒吹謂之和記曰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毛

謂之樂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者此乃所謂樂也間傳云大祥除衰而素縞麻衣大

祥之服也雜記注云衣黃裳則是禫祭黃者未大吉也檀弓云祥

而縞是月禫徙月樂鄭志趙商問鄭答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

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徙月而樂許猛釋六徵曰樂

在二十八月工而駁云大祥之後喪事終矣脫如此駁禫復焉施

奏金石之樂

檢龍虎居喪二十六月始是素縞麻衣大祥之中何謂禫乎三年

沒閏理無可疑麻衣在體冒仕求榮寔爲大尤罪其焉捨王杜禱

全乖鄭義禮記云古事尙近日凶事尙遠日王杜之義起於魏末

晉初時越騎校尉程衡贊成王肅較鄭禫二十七月之失爲六月

二驗太康中許猛上言扶鄭爲喪晉武從之王杜之義於是敗矣

得而博士宋昌等議猛扶鄭爲喪晉武從之王杜之義於是敗矣

鴻又駁曰三年沒閏儒生猶或病諸龍虎生自戎馬數月成年未

可責以義方也且中月而禫鄭以中爲閏王杜以爲是月之中先

聖後賢見有不同得否未可知也魯人朝祥暮歌孔子以爲踰月

則可則大祥之後喪事已終龍虎欲宿衛皇宮豈欲合刑五歲就

如鄭義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六月十五升布深衣素冠縞紕及黃

裳綵纓以居者此三年之餘哀不在服數之內哀經既埋之於地

杖又棄之隱處此非喪事終乎律意冒喪求仕謂在斬焉草土之

中不謂除衰杖之後也正如鄭義龍虎罪亦不合刑宜科鞭五十

右後魏凶禮補志十三

天保十年文宣帝崩遺詔凶事一從儉約喪月之斷限以三十六

日皇建二年孝昭崩亦同漢文三十六日公除定令親王公主太

妃妃及三品已上喪者借白鼓一面喪畢進輸王郡公主太妃儀

同三司已上及令僕皆聽立凶門栢厯三品已上及五等開國通

用方相四品已下達於庶人以麒麟旌別一品九旒二品三品七

旒四品五品五旒六品七品三旒八品以下達於庶人唯旒而已

其建旒三品已上及開國子男其長至軫四品五品至輪六品至

於九品至較勳品達於庶人不過七尺王元軌子欲改葬祖及祖

議曰禮改葬總麻鄭注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雖三人而已然婦

會孫孫承重者曾祖父母祖父母改葬既立三年之服皆應服總

而止言三人若非遺漏便是舉其略耳張亮曰祖父母諸父兄

兄弟居遠不稅曾子猶歎之則經云生不及者是已未生之前已

沒垂隔斷絕父始奉璋居服故已不服也蓋以生存異代後世之

孫不復追服先世之親耳

非並代垂隔便不服也

右北齊凶禮

武成二年明帝崩遺詔喪事從約斂以時服勿有金玉之飾若以禮不可闕皆令用瓦小斂訖七日哭文武百官各權辟麻苴以素服從事葬日選擇不毛之地因勢爲墳勿封勿樹且厚葬傷生聖人所誠旣服膺聖人之教安得違之凡百官司勿異朕意四方州鎮使到各令三日哭哭訖權辟凶服還以素服從事待大例除非有呼召各按部自守不得輒奔赴闕廷禮有逼塞隨時之義葬訖內外悉除服從吉三年之內勿禁婚娶一令如平常也天和元年八月詔諸有司三年之喪或負土成墳或寢苦骨立一志一行可稱獎者本部官司隨事上言當加弔勉以勵薄俗天和四年以齊武成殂故廢朝遣司會李綸等會葬於齊建德三年三月皇太后叱奴氏崩帝居倚廬朝夕共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次乃止五月葬

補志十三

三

文宣后於永固陵帝祖跣至陵辛酉詔曰齊斬之情經籍彝訓近代沿革遂亡斯禮伏奉遺令旣葬便除攀慕几筵情實未忍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古今無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時有未諧不得全制軍國務重庶有聽朝麻衰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寮以下宜遵遺令公卿上表固請俯就權制過葬卽吉帝不許引古咎之羣臣乃止於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建德六年改葬德皇帝於冀州帝服總哭於太極殿百官素服哭宣政元年四月令遭父母喪者終制六月高祖崩遺詔喪事資用須使儉而有禮墓而不墳隨卽吉葬葬訖公除四方士庶各三日哭如嬪以下無子者悉放還家

右北周凶禮

開皇初高祖思定典禮太常卿牛宏奏曰王儉偏隅下臣私撰儀

注多違古法就廬非東階之位凶門豈設重之禮兩蕭代遵行後魏及齊造相師祖今休明啟運憲章伊始請據前經革茲俗弊詔曰可宏因奏徵學者撰儀禮百卷悉用東齊儀注爲準亦採王儉禮修畢上之詔班天下其喪紀上自王公下逮庶人著令無相差越其皇帝本服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皇后父母諸官正一品薨則鴻臚卿監護喪事司儀令示禮制皇帝不視事三日皇帝本服五服內親及嬪百官二品已上喪並一舉哀鴻臚丞監護司儀丞示禮制國忌日皇帝本服小功緦麻親百官三品已上喪皇帝皆不視事一日皇太后皇后爲本服五服內諸親及嬪一舉哀皇太子爲本服五服之內親及東宮三師三少宮臣三品已上一舉哀又五品已上薨卒及三品已上有君親已上喪並掌儀一人示禮制官人在職喪聽欽以朝服有封者斂以冕服未有官者白幘

單衣婦人有官品者亦以其服斂棺內不得置金銀珠玉諸重一品懸隔六五品已上四六品已下二轎車三品已上油幘朱絲絡網施襪兩廂畫龍幘竿諸末垂六旒蘇七品已上油幘施襪兩廂畫雲氣垂四旒蘇八品已下達於庶人輓甲車無幘襪旒蘇畫飾執紼一品五十人三品已上四十人四品三十人並布幘深衣三品已上四引四披六鐸六髮五品已上二引二披四鐸四髮九品已上二鐸二髮四品已上用方相七品已上用魃頭在京師葬者去城七里外三品已上立碣礪首龜趺上高不得過九尺七品已上立碣高四尺圭首方趺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者雖無爵奏聽立碣又三年及君喪不數聞大功已下數之以閏月亡者祥及忌日皆以閏所附之月爲正凶服不入公門君喪已下不解官者在外曹禱綠紗帽若重喪被起者皂絹下裙帽若入宮殿及須朝

見者冠服依百官例齊衰心喪已上雖有奪情並終喪不弔不賀不預宴朞喪未練大功未葬不弔不賀並終喪不預宴小功已下假滿依例居五服之喪受冊封之職儀衛依常式唯鼓樂從而不作若以戎事不用此制時宏建議以爲禮諸侯絕朞朞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劉炫駁曰古之仕者宗子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疏遠猶服齊縗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昇不限適庶若或降之民德之疏自此始矣時永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婦別娶後妻妻至是而亡炫以爲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劉子翊駁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朞令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並解官申心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

繼母嫁不解官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許不解官何其謬與服間云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子思曰爲伋也妻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是不爲白也母知服以名重情因父親如謂繼母之來

在子出之後孝經與傳未見其文

昔長沙人王慈漢末爲上計詭京師旣而吳越隔絕慈於同

更娶生子昌慈死後爲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羈職事於時議者不以爲非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取養伊已不遑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尙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爲叛子故還之十一年皇太子如元氏薨上舉哀於東宮文思殿仁壽

三年五月詔曰禮以期斷蓋以時之變易萬物之更始故聖人象

之其有三年加隆爾也但家無二尊母爲厭降是以父在喪母還

服於朞者服之正也豈容朞內而更小祥然三年之喪而有小祥

者禮云朞祭禮也朞而除喪道也以是之故雖未再朞而天地一

變不可不祭不可不除故有練焉以存喪祭之本然朞喪有練於

理未安雖云十一月而練乃無所生象非朞非時豈可除祭而儒者徒擬三年之喪立練禫之節可謂失本欲漸於奪乃薄於喪致使子則冠練去絰黃裏縗綠絰則布葛在躬粗服未改豈非絀衰尙存子情已奪服不稱喪容不稱服今十一月而練者非禮之本由是言之父在喪母不宜有練但依禮十二月而祥中月而禫庶合聖人之意

右陪凶禮

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太祖在位依故事肄習眾軍兼用漢魏禮其後以時講武於宣武堂元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克日檢獵百官備辦設行宮殿便坐武帳於幕府山南岡設王公百官便坐幔省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獲旗以表獲車殿中即一人典獲車主者二人收禽

補志十三

三

吏二十四人配獲車備獲車十二兩校獵之官箬袴褶有帶武冠者脫冠者上纓二品已上攤刀備梁麾幡三品以下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一日遣屯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一人督左甄大司馬一人居中董正諸軍悉受節度殿中郎率護車部曲在司馬之後尙書僕射都官尙書五兵尙書左右丞都官諸曹郎都令史都官諸曹令史幹蘭臺治書侍御史令史諸曹令史幹督攝糺司校獵非違至日會於宣武場列爲重圍設留守填街位於雲龍門外內官道南以西爲上設從官位於雲龍門內大官階北小官階南以西爲上設先置官位於行止車門外內官道西外官道東以北爲上設先置官還位於廣莫門外道之東西以南爲上校獵日平旦正直侍中嚴上水一刻奏撻一鼓爲一嚴上水二刻奏撻二鼓爲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開中華雲龍門引伏爲小駕

鹵簿百官非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列廣莫門外應還省者還官留守填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上水三刻奏拋三鼓爲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辨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軍校劍履進夾上閣正直侍郎負璽通事令史帶龜印中書之印上水五刻皇帝出著黑介幘單衣乘輦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劍殿中侍御史督攝黃麾以內次直侍中次直黃門侍郎護駕在前又次直侍中佩信璽行璽與正直黃門侍郎從護駕在後不鳴鼓角不得喧譁以次引出警蹕如常儀車駕出騶讚陛者再拜皇太子入守車駕將至威儀倡引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行殿前回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皇帝降輦登御坐侍臣升殿直衛鈹戟虎賁毛頭文衣鴉尾以次列階正直侍中奏解嚴先直從駕百官還便坐

幔省帝若躬親射禽變御戎服內外從官以及虎賁悉變服如校獵儀鈹戟抽鞘以備武衛黃麾內外從入圍裏列置部曲廣張甄圍旗鼓相聖銜枚而進甄周圍會督甄令史奔馳號法施令春禽懷孕蒐而不射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不射甄會大司馬鳴鼓感圍衆軍鼓譟警角至武塲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左右旌門殿中中郎率護軍部曲入次北旌門內之右皇帝從南旌門入射禽謁者以護車收載還陳於獲旗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各送詣護旗下付收禽主者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充庖厨列言統曹正厨置尊酒俎肉於中筵以犒饗校獵衆軍至脯正直侍中量宜奏嚴從官還著朱服鈹戟復勒再嚴先置官先還三嚴後二刻正直侍中奏外辨皇帝著黑介幘單衣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

事黃門侍郎軍校進夾御坐正直侍中跪奏還宮次直侍即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俯伏起乘輿登輦還衛從如常儀大司馬鳴鼓散屯以次就舍車駕將至威儀倡引留守填街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殿前回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乘輿降入正直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軍校從至閤亦如常儀正直侍中奏解嚴內外百官拜表問訊如常儀訖罷古之獵獲一爲乾豆禮也大明七年二月丙辰校獵獲肉先薦太廟章太后廟設醯酒公卿行事獻妃陰室室長行事太學博士虞蘇議周禮四時講武獻牲各有所施春蒐祭社夏苗享祔秋獮祀方東狩享烝漢祭祀志唯立秋之日白郊祀舉揚威武名曰獮劉乘輿入囿躬執弩射鹿麋大宰令謁者各一人載護車馳送陵廟然則春田薦廟未有先準兼太常丞庾

補志十三

三五

蔚之議蘇所言是蒐狩不失其時此禮久廢今度供乾豆先薦二廟禮情俱允社主土神司空土官故祭社使司空行事太廟宜使上公今既無復四方之祭而禽獲牲物面傷翦毛未成禽不獻太宰令謁者擇上殺奉薦廟社依舊太尉行事初武帝爲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出項羽戲馬臺射其後相承以爲舊準或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像漢立秋之禮

右宋軍禮

九月九日馬射或說云金之節講武習射像漢立秋之禮案晉元會設馬射騎倒騎顛騎自東華門馳至神虎門此亦爲抵雜戲之流也

右齊軍禮

古者天子征伐則宜于社造于祖類于上帝還亦以牲徧告梁天監初陸璉議軍禮遵其制帝曰宜者請征討之宜造者稟謀於廟類者奉天時以明伐並明不敢自專陳幣承命可也璉不能對嚴

植之又爭之於是告用性幣反亦如之古者三年治兵入而振旅至於春秋蒐獮亦所以講事也梁陳時依宋元嘉二十五年蒐宣武堂其法置行軍殿於幕府山南岡并設王公百官幕先獵一日遣馬騎布圍右領軍將軍督右左領軍將軍督左大司馬董正諸軍獵日侍中三奏一奏槌一鼓爲嚴三嚴訖引仗爲小駕鹵簿皇帝乘馬戎服從者悉絳紗幘黃麾警蹕鼓吹如常儀獵訖宴會享勞比較多少戮一人以懲亂法會蹕還宮

太清二年十一月戊午朔設壇刑白馬祀蚩尤

於太極殿前三年三月以侯景違盟設壇告天地神祇

右梁軍禮

後主禎明二年十月幸幕府山大校獵

右陳軍禮

魏軍禮太祖天賜三年十月命著作郎王宜弟造兵法孤虛立陳

補志十三

三

圖三百六十其出征則祈天告廟捷則有飲至之禮惜史失其儀高宗和平三年十二月因歲除大儺耀兵示武令步兵陳南騎士陳北各擊鐘鼓爲節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黃黑別爲部隊楯楯矛戟相次周回轉易以相赴就有飛龍騰蛇魚麗之變爲函箱魚鱗四門之陳凡十餘法踞起前却莫不應節陳畢南北二軍皆鳴鼓角衆大譟各令騎將六人去來挑戰步兵進退相拒擊南敗北捷以爲盛觀後以爲常

泰常七年詔皇太子率百國以法駕田東苑始光三年田陰山東至和兜山七月築馬射

臺於長川帝親登臺走馬王公諸國君長馳射中者賜金帛錦絮有差四年討赫連昌帝親祈天告祖宗宗誓衆八月飲至策勳告宗廟班軍寶賜留臺百僚視聽元年田河西十二月田河西大校獵

二年伐蠕蠕振旋凱旋告宗廟十一月田河西至祚山而還四年平滑臺飲至策勳告宗廟賜留臺百官三月獻宋俘萬餘人兵甲

三萬大延五年七月至上都屬國城講武馬射十二月西討沮渠牧捷飲至策勳告宗廟真君四年延興三年伐蠕蠕皆飲至策勳告宗廟

十六年詔於馬射前先行講武法太和十九年南伐行飲至禮二十一年講武華林園二十三年南伐行飲至策勳禮景明三年閱

武於鄴南帝親御弧矢射遠及一里五十步每攻戰尅捷欲天下知聞廼書帛建於竿上名爲露布東魏嘗使軍司杜弼檄梁武帝云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年既老矣毫又及之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弟朋黨路閉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月豈起腹心徒深雀鷩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唇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鵠蚌相持我乘其弊云云後果然

右後魏軍禮

天子親征纂嚴則服通天冠文物充庭有司奏更衣乃入冠武弁弁左貂附蟬以出誓訖擇日備法駕乘木輅以造於廟載遷廟主於齋車以俟行次宜於社有司以毛血饗軍鼓載帝社石主於車以俟行次擇日陳六軍備大駕類于上帝次擇日祈后土神州岳鎮海瀆源川等乃爲坎盟督將列牲于坎南北首有司坎前讀盟

補志十三

三七

文割牲耳承血皇帝受牲耳徧授大將乃寘於坎歃血歃徧又以寘坎禮畢埋牲及盟書乃卜日建牙旗於壇祭以太牢及所過名山大川使有司致祭將屆戰所卜剛日備元牲列軍容設柴於辰地爲壇而禡祭大司馬奠矢有司奠毛血樂奏大濩之音禮畢徹牲柴燎戰前一日皇帝禱祖司空禱社戰勝則各報以太牢又以太牢實用命戰士於祖引功臣入旌門卽神庭授版罰不用命於社卽神庭行戮訖振旅而還格廟詣社訖擇日行飲至禮

文物充庭有司

執簡紀年號月朔陳六師凱入格廟之事飲至策勳之美

授鼓旗於廟皇帝陳法駕服袞袿至廟拜於太祖徧告訖降就中階引上將操鉞授柯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又操斧授柯曰從此下至泉將軍制之將軍旣受斧鉞對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制臣旣受命有鼓旗斧鉞之威願無一言之命於臣帝曰當

和社稷將軍裁之將軍就車載斧鉞而出皇帝推轂度岡曰從此而外將軍制之其無事常以季秋講武於都外有司先萊野爲場爲二軍進止之節又別墀於北場輿駕停觀遂命將簡士教眾爲戰陣之法凡爲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其後其遲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旌旗勇者持鉞教士持劍教士持刀棍爲前行戰士次之禦者次之弓箭爲後行將帥先教士再使習金鼓動止之節擊鼓則麾之從發起之意旌臥則跪教士再使習金鼓動止之節擊鼓則進鳴金則止教士心使知刑罰之苦賞賜之利教士手使習前五持五兵之便戰鬪之備教士足使習跪及行列嶮泥之塗前五日皆請兵嚴於場所依方色建旗爲和門都墀之中及四角皆建五采牙旗應講武者集於其軍戒鼓一通軍士皆嚴備三通將士貫甲三通步軍各爲首陣以相俟大將處軍中立旗鼓下有司陳小駕鹵簿皇帝武弁乘革輅大司馬介冑乘奉引入行殿百司陪列位定二軍迭爲客主先舉爲客後舉爲主從五行相勝法爲陣以應之定制十二月月三圍唐色以爲疲敝士馬奏改月兩圍其

春蒐禮有司規大防建獲旗以表獲車蒐前一日命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左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右甄大司馬一人居中節制諸軍帝陳小駕服通天冠乘大輅詣行宮將親禽服戎服級戟者皆嚴武衛張甄圍旗鼓相望銜枚而進甄常開一方以令三驅圍合吏奔騎令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者不射皮革齒牙骨肉毛羽不登於器者不射甄合大司馬鳴鼓促圍眾軍鼓譟鳴角至期處而止太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屯左右旌門天子乘馬從南旌門入親射禽謁者以獲車收禽載還陳於獲旗之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皆送旗下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中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天子還行宮命有司每禽擇取三十一客三日充晉之庖其餘則於圍禮畢改服級者韜刀而還夏苗秋獮冬狩禮皆同河下最精將士

清中定令每歲十二月半後講武至晦遂除二軍兵馬右入千秋

門左入萬歲門並至昭陽殿北二軍交一軍自西上閣一軍自東上閣並從端門南出閭闔門前橋戲射訖至城南郭外罷其三月

三日馬射是日帝常服乘輿詣射所升堂即位皇太子及羣臣坐定登歌進酒行爵皇帝入便殿更衣以出驂騮令進御馬有司進

弓矢帝射訖還御坐射懸侯又畢羣官乃射五埒一品二品三十發一發調馬十發射下十發射上三發射磨三發射帖三發射獸頭三品二十五發一發調馬五發射上三發射磨三發射帖三發射獸頭四品二十發一發調馬五發射上三發射磨三發射帖三發射獸頭五

品十五發一發調馬四發射下五發射上二發射磨二發射帖一發射獸頭侍官御仗已上十發一發調馬四發射上三發射磨三發射帖三發射獸頭三品已上第一埒一品五十發一發調馬十五發射下二十五發射上三發射磨三發射帖三發射獸頭二品四十六發一發調馬十五發射下二十五發射上三發射磨三發射帖三發射獸頭從三品四

品第二埒三品四十二發一發調馬十二發射下二十二發射上二發射磨三發射帖三發射獸頭三發射獸頭

品三十七發一發調馬十一發射下十九發射上十一發射磨二發射帖三發射獸頭五品第三埒三十二發一發調馬九發射下十七發射上十一發射磨二發射帖二發射獸頭六品第四埒二十七發一發調馬八發射下十六發射上十一發射磨一發射帖七品第五埒二十二發一發調馬六發射上十一發射磨一發射帖八品第六埒十六發一發調馬四發射下九發射上十一發射磨一發射帖太射置大將太尉公為之射

品第七埒十發一發調馬三發射下四發射上十一發射磨一發射帖司馬各一人錄事二人七埒各置埒將射正參軍各一人埒士四人威儀一人乘白馬以導的別參軍一人懸侯下府參軍一人又

各置令史埒士等員司其事初高祖作丞相府外兵曹騎兵曹分掌兵馬及天保受禪諸司監咸歸尙書唯此二曹不廢令唐邕與

白建主之謂之外兵省河清三年突厥入寇忻代二牧悉是細馬合數萬匹在五台山北朔谷中白建請便宜從事隨近散付軍人

救許之

太祖相魏輔以蘇綽經濟之略於軍尤詳六軍百府始倣周典而稍遺兵農不分之舊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陣戰馬畜糧備六家供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郡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泰督中外諸軍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蓋至是而廣州山南北山皆勁兵矣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麾於萊田之所鄉稍之官以旂物鼓鐸鉦鏡各帥其人而致誅其後至者建麾於後表之中以集衆庶質明偃麾誅其不及者乃陳徒騎如戰之陣大司馬北面誓之軍中皆聽鼓角以爲進止之節田之日於所萊之北建旗爲和門諸將帥徒騎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平其人旣入而分其地險野則徒前而騎後易野則騎前而徒後旣陣皆坐

乃設驅逆騎有司表貉於陣前以太牢祭黃帝軒轅氏於狩地爲壇建二旗列五兵於坐側行三獻禮遂蒐田致禽以祭社仲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陣遂以苗田如蒐法致禽以享禘仲秋教練兵如振旅之陣遂以獮田如蒐法致禽以祀方仲冬教大閱如振旅之陣遂以狩田如蒐法致禽以享烝保定中尤爲留心戎備元年帝大射於正武殿十一月狩於岐陽十二月車駕至自岐陽三年帝御大武殿大射戊午講武於少陵原孟秋迎太白候太白夕見於西方先見三日大司馬戒期遂建旗於陽武門外司空除壇兆有司薦毛血登歌奏昭夏在位者拜事畢出其中後十刻六軍士馬俱介冑集旗下左右武伯督十二帥嚴街侍臣文武俱介冑奉迎樂師撞黃鐘右五鐘皆應皇帝介冑警蹕以出如常儀而無鼓角出國門而較祭至則舍於次太白未見五刻中外皆嚴皇帝就

位六軍鼓譟行三獻之禮每獻鼓譟如初獻事訖燔燎賜胙畢鼓譟而還武成元年三月陳六軍帝親擐甲胄迎太白於東方凡大將出征遣太祝以羊一祭所過名山大川明帝武成元年吐谷渾寇邊帝常服乘馬遣大司馬賀蘭祥告於太祖之廟司憲奉鉞進授大將大將拜受以授從者禮畢出受甲兵武成四年大冢宰晉公護伐齊齋於太廟庭授以斧鉞帝幸沙苑勞師天和三年十月親帥六師講武城南建德二年十一月帝親帥六軍講武城東癸未集諸軍都督以上五十人於道會苑大射帝親臨射堂大備軍容三年初服短衣享二十四軍督將以下試以軍旅之法六月集諸軍將校教以戰陣之法四年初置營軍器監五年正月行幸河東涑川集關中河東諸軍校獵五年十一月東伐齊獻俘太廟六年二月平齊論定平齊諸軍勲置酒於齊太極殿會軍士以上班

補志十三

聖

賜有差四月平齊回京師列齊主於前其王公等並從車輿旌旗及器物以次陳於其後大駕備六軍備凱樂獻俘於太廟京邑觀者皆稱萬歲宣政元年三月天元帝至自東巡大陳軍伍親擐甲胄入自青門皇帝衍備法駕從百官迎於青門外是時驟雨儀衛失容

右北周軍禮

大射祭射侯於射所用少牢軍人每年孟秋閱戎具仲冬教戰法及大業三年煬帝在榆林突厥啟民及西域東胡君長並來朝貢帝欲誇以甲兵之盛乃命有司陳冬狩之禮詔量拔延山南北周二百里並立表記前狩三日兵部建旗於表所五里一旗分爲四十軍軍萬人騎五千匹前一日諸將各帥其軍集於旗下鳴鼓後至者斬詔四十道使並揚旗建節分申佃令卽留軍所監獵布圍

圍闕南面方幘而前帝服紫袴褶黑介幘乘闕豬車其飾如木輅重輞漫輪蚪龍繞轂漢東京鹵簿所謂獵車者也駕六黑駟太常陳鼓笳饒簫角於帝左右各百二十百官戎服騎從鼓行入圍諸將並鼓行赴圍乃設驅逆騎千有三百闕豬停輞有司歛大綏王公以下皆整弓矢陳於駕前有司又歛小綏乃驅獸出過於帝前初驅過有司整御弓矢以爲待詔再驅過備身將軍奉進弓矢三驅過帝乃從禽鼓吹皆振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帝發抗大綏次王公發則抗小綏次諸將發射之無鼓驅逆之騎乃止然後三軍四夷百姓皆獵凡射獸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膈爲上等達右耳本爲次等自左髀達於右髀爲下等羣獸相從不得盡殺已傷之獸不得重射又逆向人者不射其面出表者不逐之佃將止虞部建旗於圍內從駕之鼓及諸軍鼓俱振卒徒皆諫諸獲禽者

獻於旗所致其左耳大獸公之以供宗廟使歸薦腊於京師小獸私之開皇六年帝素服御射殿詔百寮射九年平陳三軍凱入獻俘於太廟十二年十一月百寮大射於武德殿十九年正月大射於武德殿大業四年百寮大射於允武殿舊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大澤諸預祭官皆於祭所致齊一日積柴於燎壇禮畢就燎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於大澤皆以剛日牲用少牢如祭馬祖埋而不燎又皇太子親戎及大將出師則以羶肫一豎鼓皆告社廟受斧鉞訖不得反宿於家開皇八年晉王廣將伐陳內史令李德林攝太尉告於太祖廟禮畢又命有司宜於太社二十年晉王北伐突厥四月己未次於河上禡祭軒轅黃帝以太牢制幣陳甲兵行三獻之禮大業七年征遼東煬帝遣諸將於薊城南桑乾河上築社稷二壇設方壇行宜社禮帝齋於臨

朔宮懷荒殿預告官及侍從各齋於其所十二衛士並齋帝衮冕
玉輅備法駕禮畢御金輅服通天冠還宮又於宮南類上帝積柴
於燎壇設高祖位於東方帝服大裘以冕乘玉輅祭奠玉帛並如
宜社諸軍受胙畢帝就位觀燎乃出又於薊城北設壇祭馬祖於
其上亦有燎又於其日使有司并祭先牧及馬步無鐘鼓之樂衆

軍將發帝御臨朔宮親授節度

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

偏將一人第一團皆青絲連明光隊甲鐵具裝青纓拂建後狼旗第
二團絳絲連朱犀甲獸文具裝赤纓拂建鏡狝旗第三團白絲連
明光甲鐵具裝素纓拂建辟邪旗第四團烏絲連元犀甲獸文具
裝建六駮旗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鼙長鳴中鳴等四具節
具擗鼓金鈿各二具後部鑼吹一部鑼二面哥蕭及箎各四具節
鼓一面吳吹篳篥橫笛各四具大角十八具又步卒八十隊分爲
四團團有偏將一人第一團每隊給青隼盪幡一第二團每隊黃
隼盪幡一第三團每隊白隼盪幡一第四團每隊青隼盪幡一長
梁楯弩及甲氈等各稱兵數受降使者一人給二馬輅車一乘將
制戰陣則爲監軍軍將發候大角一通步卒第一團出營東門東
向陣第二團出營南門南向陣第三團出營西門西向陣第四團

禮志十三

立

出營北門北向陣陣四面團營然後諸團嚴駕大角三通則鑿
鼓俱振騎第一團引行隊間相去各十五步次第二團次前部鼓
吹次弓矢一隊次後部鑼次第三團重出收東面陣分爲兩道
及輜重戎車散兵等亦有四面陣夾以行第三團重出收西面陣夾
以行第四團重出收北面陣夾以行第五團重出收西面陣夾
軍後至營則第一團騎陣於東面第二團騎陣於南面鼓吹胡大
將居中駐馬南向第二團騎陣於西面第四團騎陣於北面合爲
方陣四團外向步卒翊輜重入於陣內以次安營營定四面陣者
引騎入營亞將率驍騎遊奕督察其安營之制以車外布間設馬
槍次施兵幕內安雜畜事畢大將亞將等各就牙帳其馬步隊與
軍中散兵交爲兩番五日而代於是每日遣一軍發相去四十里
連營漸進二十四日續發而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亘九百
六十里天子六軍次發兩部前後先置又亘八十里通諸道合三
十軍亘一千四百里諸軍各以其帛爲帶長尺五寸隲二寸隲其
軍號爲記御營內者合十二衛三臺五省九寺並分隲內外前後
左右六軍亦各隨其軍號不得自言臺省王公已下至於兵丁厮
隲悉以帛爲帶綴於衣領名軍記帶諸軍並給幡數百有事使人
交相去來者執以行不執幡而隲本軍者他軍驗軍記帶知非部
兵則所是歲也行幸望海鎮於禿黎山爲壇祀黃帝行禡祭詔太
常少卿韋齊博士褚亮奏定其禮皇帝及諸預祭臣近侍官諸軍

將皆齋一宿有司供帳設位爲埋堦神坐西北內墻之外建二旗於南門外以熊席設帝軒轅神坐於墻內置甲冑弓矢於坐側建槩於坐後皇帝出次入門羣官定位皆再拜奠禮畢還宮又開皇中詔太常卿牛宏太子庶子裴政撰宣露布禮及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駙上露布兵部奏請依新禮宣行承詔集百官四方客使等並赴廣陽門外服朝衣各依其列內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宣訖拜蹈舞者三又拜郡縣亦同

右陪軍禮

宴南軍禮

宣讀拜儀與齊三又其禮亦同

晉並執纛開門水鼓陳文各如其儀內史令稱百官皆再拜宣讀拜儀與齊三又其禮亦同
晉王以暇于氣市云將奏請為禮顯宣行承詔集百官四方客使
于顯大常輦中設次于顯王奏效樂宣讀布禮又武平平朝八
宋領坐於皇帝出次入門羣官並再拜奠禮畢還宮又開皇
公南門水鼓纛開門水鼓陳文各如其儀內史令稱百官皆再
拜宣讀拜儀與齊三又其禮亦同

南北史補志卷十四

江甯汪士鐸

禮儀志第四

禮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儻者進當命者延之登內史由
王右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後世曰臨軒凡遣大使拜
皇后三公冠皇太子拜蕃王皆具其儀太樂令宿設金石四廂之
樂於殿前漏上二刻侍臣冗從僕射中謁者節騎郎虎賁旄頭遮
列五牛旗皆入虎賁中郎將羽林監分陞端門內侍御史謁者各
一人監端門廷尉監平分陞車西中華門漏上三刻殿中侍御史
奏開殿門南止車門宣陽城門軍校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
郎散騎侍郎升殿夾御座尙書令以下應升階者以次入治禮引
大鴻臚入陳九賓漏上四刻侍中奏外辨皇帝服袞冕之服升太

補志十四

極殿臨軒南面謁者前北面一拜跪奏大鴻臚臣某稽首言羣臣
就位謹具侍中稱制曰可謁者贊拜在位皆再拜大鴻臚稱臣一
拜仰奏請行事侍中稱制曰可鴻臚舉手曰可行事謁者引護當
使當拜者入就拜位四廂樂作將拜樂止禮畢出官有其注舊時
常設葦菱桃根磔雞於宿及各寺門以禳惡氣漢儀則仲夏之月
設之有桃卯無磔雞魏明帝文脩禳禮故何晏禳祭據雞牲供禳
慶之事磔雞宜起於魏也桃卯本漢所以輔卯金又宜魏所除也
但未詳改仲夏在歲旦之所起耳宋皆省而諸郡縣此禮往往猶
存

禮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非元會禮也自漢叔孫通制元會儀
綱紀粗舉曹魏黃初三年始奉璧朝賀何承天云魏元會儀無存
者其許都朝會則在城外案何禎許都賦曰元正大饗壇彼西南
王沈正會賦曰延百辟於和門等尊卑而奉璋此則大饗悉在城
外不在宮內也而魏司空王朗奏事曰故事正月朔賀殿下設兩

百華鐙對於二階之間端門設庭燎火炬端門外設五尺三尺鐙
月照星明雖夜猶晝則不在城外也晉武帝更定元會儀江左隨
事立位大體無異案咸寧注先正一日守宮宿設王公卿校便坐
於端門外大樂鼓吹又宿設四廂樂及牛馬帷圍於殿前夜漏未
盡十刻羣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賀謁報又賀皇后還從雲龍東中
華門入謁詣東閣下便座漏未盡七刻羣司乘車與百官及受贄
卽下至計吏皆入詣陛卽立其陛衛者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
者僕射大鴻臚各奏羣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辨皇帝出鐘鼓
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座鐘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
請朝賀治禮卽讚皇帝延王登大鴻臚跪讚蕃王臣某等奉白璧
各一再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當御座皇帝興王再拜
皇帝坐復再拜跪置壁御座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

補志十四

位治禮卽引公特進匈奴單于子金紫將軍當大鴻臚西中
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皆北面伏大鴻臚跪讚太
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雁雉再拜賀太常讚皇帝延君登禮
引公至金紫將軍上殿當御座皇帝興皆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
置壁皮帛御座前復再拜成禮訖讚者引下殿還故位王公置壁
成禮時大行令並讚殿下中二千石以下同成禮訖以贄授贊卽
卽以璧帛付謁者羔雁雉付太官太樂令跪奏雅樂以次作樂乘
黃令乃出車皇帝罷入百官皆坐晝漏上水六刻諸蠻夷胡客以
次入皆再拜訖坐御入三刻又出鐘鼓作謁者僕射跪奏請羣臣
上御謁者引王公至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謁者引王
詣尊酌壽尊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座前王還自酌置位前謁者
跪奏蕃王臣某等奏觴再拜上千萬歲壽侍中曰觴已上百官伏

稱萬歲四廂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謁者引諸王等還本位
陛者傳就席羣臣皆跪諸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各於殿上上壽酒
登歌樂升太官令又行御酒御酒升階太官令跪授侍郎侍即跪
進御座前乃行百官酒太樂令跪奏奏登歌三終乃降太官令跪
請御飯到陛羣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司徒持飯跪授大司農
尚食持案並授侍郎侍即跪侍御坐前羣臣就席太樂令跪奏食
舉樂太官行百官飯案遍食畢太樂令跪奏請進儺儺以次作鼓
吹令又前跪奏請以次進眾伎乃召諸郡計吏前授敕戒於階下
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請罷退鐘鼓作羣臣北面再拜出禮成
設白虎樽於殿庭杜舉之遺式也尊蓋上畫白虎後代所加若能直言者則發此尊飲酒飲言者猛如虎無所憚也漢以高
帝十月定秦因爲歲首武帝雖用夏正然此朔猶常饗會如元正
魏晉則冬至日受萬國及百寮賀爲小會其儀亞於歲旦宋永初

補志十四

三

元年八月詔曰慶冬使令可悉停唯元正大慶不得廢耳郡縣遣
冬使詣州及都督府者同停元嘉十四年十二月又停賀雪武王
禮太子行則撫軍居則監國武帝永初元年遣大使行四方舉善
旌賢問民疾苦元嘉四年二月己卯太祖東巡丁卯至丹徒己已
告觀園陵三月甲戌幸丹徒離宮升京城北顧乙亥饗父老舊勳
於丹徒行宮加賜衣裳各有差蠲丹徒縣其年相布之半繫囚見
徒五歲刑以下悉皆原遣登城三戰及先大將軍并貴泥關頭敗
沒餘口老疾單孤又諸戰亡家不能自存者並隨宜隱恤二十六
年二月乙亥上東巡辛丑幸京城辛亥謁二陵丁巳會舊京故老
萬餘人往還饗勞孤疾勤勞之家咸蒙卹賚發赦令蠲徭役二十
八年二月幸瓜步其時皇太子監國有司奏儀注某曹關某事云
云被令儀宜如是請爲賤如左謹關右署衆官如常儀尚書僕射尚書左

右丞某甲死罪死罪某事云云參議以為宜如是事諾奉行某年

月日某曹上右機儀準於啟事平月日右方關門下位及尚書官署其言選事者依舊不經官太常主者

寺押某署令某甲辭言某事云云求告報如所稱詳檢相應今聽

如所上處事諾明詳首申勒依承不得有虧符到奉行年月日啟

尚書某曹右符儀某曹關太常甲乙啟辭押某署令某甲上言某事

云云請臺告報如所稱主者詳檢相應請聽如所上事諾別符申

攝奉行謹關年月日右關事儀準於黃案年月日右方關門下

云奏者今言關位年月下左方下附列尚書家官署其尚書名下應錄皆如黃案式某曹關司徒長史王甲啟辭押某州刺史丙丁解

騰某郡縣令長李乙書言某事云云請臺告報如所稱尚書某甲

參議以為所論正令法令報聽如所上請為令書如左謹關右關門下

位如尚書司徒長史王甲啟辭押某州刺史丙丁解騰某郡縣令

長李乙書言某事云云州府緣案允值請臺告報年月日尚書令

補志十四

四

宮無令稱僕射令曰下司徒令報聽如某所上某宣攝行如故事文書如

千里驛行年月朔日甲子尚書令司徒承書從事到上啟某曹右

上事內處報某曹關某事云云令如是請為令書如右謹關右關署如

前令司徒某事云云令如是其下所屬奉行如故事文書如千里

驛行年月日子下起某曹令書前某官某甲令以甲為某官如

故事右令書板文準於詔事板文年月日侍御史某甲受尚

進此為儀其經官臣者依古禮一拜刺史二千石誠敕文曰制詔

云云某動靜屢聞右若拜詔書除者如舊文其拜令書除者令代

甲臨官稽首再拜辭制曰右除某土臣及稽首云某皇太子夜開

諸門墨令銀字蔡傳令信古者天子巡狩之禮布在方策秦漢巡

典惟後漢諸帝頗有古禮焉魏文帝值參分初創方隅事多非舊

取動畧無益歲益應時之務又非舊式明帝凡三東巡所過存問

高年恤人疾若或賜穀帛有古巡幸之風焉齊王正始元年巡浴

陽縣賜高年之田各有差等焉宋大明五年行幸鄆郡七年二

月巡南豫南兗二州丁巳校獵烏江已未登烏江縣六合山癸亥行幸尉氏觀温泉壬申還宮十月巡南豫州奉太后以行校獵始熟大閱水陣於中江十二月幸歷陽前廢帝景和元年九月幸湖熟其監國未詳晉江左注皇太子出會者則位三恪下王公上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升三恪上

禪讓之禮古未聞順帝昇明三年四月壬辰御臨軒遣使奉璽綬禪位於齊王懸而不樂

右宋賓禮

漢末蔡邕立漢朝會志竟不就秦人以十月旦爲歲首漢初習以大饗會後用夏正饗會猶未廢十月旦會也東京以後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鳴鐘受賀公卿以下執贄來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稱萬歲然後作樂宴饗張衡賦云皇與夙駕登天光於扶桑然則雖云夙駕必辨色而行事矣魏武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後魏文修洛陽宮室權都許昌宮殿狹小元日於城南立甍殿青帷以爲門設樂宴會後還洛陽

禮志十四

五

依漢舊事晉武帝初更立朝會儀夜漏未盡十刻庭燎起火羣臣

集傳元朝會賦云華燈若平火樹熾百枝之煌煌此則因魏儀與庭燎並設也漏未盡七刻羣臣入白

賀未盡五刻就本位至漏盡皇帝出前殿百官上賀如漢儀禮畢罷入羣臣坐謂之辰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大饗作樂謂之晝會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黃帳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多虞不復辰賀夜漏不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旦始開殿門晝漏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賀宋世至十刻乃受賀其餘升降拜伏之儀及置立后妃王公已下祠祀夕牲拜授弔祭皆有儀注文多不載

武帝永明七年六月丁亥幸瑯邪四月壬午

右齊賓禮

公土宋文帝元嘉十一年

元會之禮未明庭燎設文物充庭臺門闢禁衛皆嚴有司各從其事太階東置白獸樽羣臣及諸蕃客並集各從其班而拜侍中奏

中嚴王公卿尹各執珪璧入拜侍中乃奏外辨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侍中扶左常侍扶右黃門侍郎一人執曲直華蓋從至階降輿納舄升坐有司御前施奉珪藉王公以下至阼階脫舄劍升殿席南奉贄珪璧禮畢下殿納舄佩劍詣本位主客卽從珪璧於東廂帝興入徙御坐於西壁下東向設皇太子王公已下位又奏中嚴皇帝服通天冠升御坐王公上壽禮畢食畢樂伎奏太官進御酒主書賦黃甘逮二品已上尙書駟騎引計吏郡國各一人皆跪受詔侍中讀五條詔計吏每應諾訖令陳便宜者聽詣白獸樽以次還坐宴樂罷皇帝乘輿以入皇太子朝則遣遊冠服乘金輅鹵簿以行預會則劍履升坐會訖先興天監六年詔曰頃代以來元日朝畢次會羣臣則移就西壁下東向坐求之古義王者讌萬國唯應南面何更居東而於是御座南向以西方爲上皇太子以

補志十四

六

下在北壁坐者悉西邊東向尙書令以下在南方坐者悉東邊西向舊元日御坐東向酒壺在東壁下御座旣南向乃詔壺於南蘭下又詔元日受五等贄珪璧並量付所司周捨按周禮冢宰大朝覲贄玉幣尙書古之冢宰頃王者不親撫玉則不復須書冢宰贄助尋尙書主客曹卽旣冢宰隸職今元日五等奠玉旣竟請以主客卽受鄭注覲禮云旣受之後出付玉人於外漢時少府職掌珪璧請主客受玉付少府掌帝從之又尙書僕射沈約議正會儀注御出乘輿至太極殿前納舄升階尋路寢之設本是大君居處不容自敬宮室案漢氏則乘小車升殿請自合元正及大公事御宜乘小輿至太極階乘版輿升殿制可公以下至州郡鎮戍代大同十年三月甲午幸蘭陵謁建陵至修陵已酉幸京口城北固樓改名北顧庚戌幸回賓亭宴帝鄉故老及明經近縣奉迎候數

千人各賚錢三千更發兵賜給國帑賜各次賜食茶餅六次

右梁賓禮

陳制先元會十日百官並習儀注令僕已下悉公服監之設庭燎

街闕城上殿前皆嚴兵百官各設部位而朝官人皆於東堂隔綺
疏而觀宮門既無籍外人但絳衣者亦得人觀是日上事人發白
獸樽自餘亦多依梁禮云

右陳賓禮

後魏起自漠北定都盛樂遂由雲代爰宅黃瓜至於孝文南營伊

洛百六十年無歲不東西巡幸南北征伐罄竹南山莫可勝紀而
卽位及元會之禮史缺有間太和十年正月癸亥朔帝始服裘冕
朝饗萬國始制五等公服八月給尙書五等品爵已上朱衣玉佩
大小組綬十二年正月初建五牛旌旗十六年正月戊午朔朝饗

補志十四

七

羣臣於太華殿帝始爲王公與縣而不樂十月太極殿成饗羣臣
十一月依古六寢權制二室以安易殿爲內寢皇信堂爲中寢四
下爲外寢十七年正月壬子朔饗百僚於太極殿乙丑賜諸蕃君
長車旗衣馬錦綵繪纈多者一千少者三百各以命數爲差十八
年正月丁未朔朝羣臣於鄴宮澄鸞殿罷五月五日七月七日饗
十九年正月辛未朔朝饗羣臣於懸瓠二十二年正月癸未朔饗
羣臣於新野行宮三十三年正月戊寅朔朝饗羣臣於鄴大統六
年正月朝羣臣西遷至此禮樂始備

太和十五年八月議養老十六年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國老庶老

於階下以前司徒尉元爲三老前鴻臚卿游明根爲五更帝再拜

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於五更行肅拜禮乞言畢賜步晚一乘

三老給上公祿五更食九卿祿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將行太射

禮雨不克成十二月賜京邑老人鳩杖三十年詔畿內七十以上暮春赴京師將行養老禮三月宴羣臣及國老庶老於華林園詔國老黃耆以上給中散大夫郡守耆年以上給事中縣令庶老直假郡縣各賜鳩杖衣裳二十一年詔雍州士人百年以上假華郡太守九十以上假荒郡八十以上假華縣七十以上假荒縣庶老以年各減一等七十以上賜爵三級景明三年以元丕爲三老

右後魏寶禮

將崇皇太后則太尉以玉帛告鬲丘方澤以幣告廟皇帝乃臨軒太保持節太尉副之設九賓命使者受璽綬册及節詣西上閤其日昭陽殿文物具陳臨軒訖使者就位持節及璽綬稱詔二侍中拜進受節及册璽綬以付小黃門黃門以詣閤皇太后服禕衣處昭陽殿公主及命婦陪列於殿皆拜小黃門以節綬入女侍中受

補志十四

八

以進皇太后皇太后興受以授左右復坐反節於使者使者受節出册皇后如太后之禮册皇太子則皇帝臨軒司徒爲使司空副之太子服遠遊冠入至位使者入奉册讀訖皇太子跪受册於使者以授中庶子又受璽綬於尙書以授庶子稽首以出就册則使者持節至東宮宮臣內外官定列皇太子階東西面若幼則太師抱之主衣二人奉空頂幘服從以受册明日拜章表於東宮殿庭中庶子中舍人乘輅車奉章詣朝堂謝擇日齋於崇正殿服冕乘石山安車謁廟擇日羣臣上禮又擇日會明日三品以上牋賀册諸王以臨軒日上木一刻吏部令史乘馬齋召版詣王第王乘高車鹵簿至東掖門止乘輅車既入至席尙書讀册訖以授王又授章綬事畢乘輅車入鹵簿乘高車詣闕門伏闕表謝報訖拜廟還第就第則鴻臚卿持節吏部尙書授册侍御史授節使者受而

出乘輅車持節詣王第入就西階東面王入立於東階西面使者
讀冊博士讀版王俛伏興進受冊章殺茅土俛伏三稽首還本位
謝如上儀在州鎮則使者受節冊乘輅車至州如王第諸王三公
儀同尚書令五等開國太妃妃公主恭拜冊軸一枚長二尺以白
練衣之用竹簡十二枚六枚與軸等六枚長尺二寸文出集書書
皆篆字哀冊贈冊亦同諸王五等開國及鄉男恭拜以其封國所
在方取社壇方面土包以白茅青箱中函方五寸以青塗飾封授
之以爲社

元正大饗百官一品已下流外九品已上預會一品已下正三品

已上開國公侯伯散品公侯

時議者以爲五等爵邑承襲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立嫡子弟無嫡子弟立嫡孫弟有采以爲無嫡孫應立嫡曾孫不應立嫡子弟議曰按禮立嫡以長故謂長子爲嫡子嫡子死以嫡子之子爲嫡孫死則曾元亦然然則嫡子之名本爲傳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我未之前聞也仲子

禮志十四

九

合其孫而立其子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曾行古之道也昔者
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發微子舍其孫頤而立其弟微子立
仲子殷親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不立孫汪商以嫡子死立
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不立孫汪商以嫡子死立
子有孫而死實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爲父後
者爲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爲出母無
服喪者不祭故也爲祖母三年者大宗尊尊故也今議以嫡孫死
而立嫡子母弟嫡子母弟者則爲父後矣嫡子母弟本非承嫡以
無嫡故得爲父後則嫡孫之弟理亦應得爲父後則是父卒然後
爲祖後者服斬既得爲祖服斬而不得爲傳重未之聞也若用商
家親親之義本不應舍嫡子而立嫡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直
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忍用惑焉小記云嫡婦爲舅姑後者
則舅姑爲之卜助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無子不受重者小
功庶婦之服凡父母於子舅始於婦將不傳重絕世無子所謂重
者其嫡服之特如衆子庶婦也庶死無子者謂絕世無子所謂重
嫡子如有子當傳去無後夫雖廢疾無子婦猶以嫡爲名嫡名既
在而後廢其子者如禮何者損有益革代相稱必謂宗廟可得而
變者則爲後服斬亦宜有因而改及特命之官下建刺史並升殿從三品已下從
九品已上及奉正使人北流官者在階下勳品已下端門外正日
侍中宣詔慰勞州郡國使詔牘長一尺三寸廣一尺雌黃塗飾土

寫詔書三計會日侍中依儀勞郡國計吏問刺史太守安不及穀
價麥苗善惡人間疾苦又班五條詔書於諸州郡國使人寫以詔
牘一枚長二尺五寸廣一尺三寸亦以雌黃塗飾上寫詔書正會
日依儀宣示使人歸以告刺史二千石一曰政在正身在愛人去
愛賊擇良吏正決獄平能
賦二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其勸率田桑無或頹墮三曰六極之
人務加寬養必使生有以自救沒有以自給四曰長吏華浮奉客
以求小譽逐末捨本政之所疾宜謹察之五曰人正會日侍中黃
事意氣干亂奉公外內滯澆網紀不設所宜糾勃

補志十四

十

立書迹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無可取者奪容刀及席既
而其元日宮中朝會陳樂皇后祿衣乘輿出昭陽殿坐定內外命婦
拜皇后與妃主皆跪皇后坐妃主起長公主一人前跪拜賀禮畢
皇后入室乃移帷坐於西廂皇后改服褕狄以出坐定公主一人
上壽訖就坐御酒食賜爵並如外朝會其皇太子月五朝朝日未
明三刻乘小輿出爲三師降至乘華門升石山安車三師輜車在
前三少在後自雲龍門入皇帝御殿前設拜席位至柏閣齋帥引
洗馬中庶子從至殿前南北面再拜天保元年皇太子監國在酒
林園冬會羣議皆東面二年
於北城第內冬會又議東面吏部郎陸坤疑非禮魏收改爲西面
邢子才議欲從前曰凡禮有同者不可令異詩說天子至於大夫
皆乘四馬視以方面之少何可不同若太子無不南面者王公聽大
士復何面邢南面人君正位今一官之長無不南面天子聽政
亦南面坐議者言皆晉舊事太子在東宮西面爲尊位非爲向
臺殿也子才以爲東晉博議依漢魏之舊太子普臣四海不以爲
漢元者令太子絕馳道此皆禮同三公近宋太子乘象輅皆有同處不
乘七旒安車駕用三馬禮同三公太子在西林園猶且東面北城
以爲嫌況東面者君出通禮近皇太子在西林園猶且東面北城
非宮階之處更不得邪考燕禮燕君位在東賓位則在西君在
在階階故有武王踐階篇不在西也禮壞君之車不敢曠在西君在
惡空其位左亦在東不在西也君在軒夫人在房劉注人君尊東
也前代及今皇帝宴會接客亦東堂西面太公不背北面說丹書
西面則道之君位有南面有東面何可皆選周公臣也太子子也
周公爲冢宰攝政得在明堂南面朝諸侯合太子監國不得於別

第東面宴客乎儀注親王受詔冠昏皇子皇女皆東面今不約王公南面而獨約太子何所取邪魏收曰去天保初皇太子監國冬會羣臣於西園都亭坐從東面義取向中宮臺殿故也二年於宮東會坐乃東面收竊以爲疑而邢尙書定東面之議收以爲太子東宮位在於震長子之義也皇太子今居北城於宮殿爲東北南面而坐於義爲背案東宮舊事太子宴會多以西面爲禮此又成證非徒言也其後竟從西面時議又疑官吏之姓與太子名同子才又謂曰案曲禮大夫士之子不與世子同名鄭注云若先生者亦不改漢法天子登位布名於天下四海之內無不咸避案春秋經衛石惡出奔晉在衛侯衍卒之前衍卒其子惡石衍明石惡與長子同名諸侯長子在一國之內與皇太子於天子禮不異鄭言先生不改蓋以此義衛石惡未向戎皆與君同名春秩不識皇太子雖有儲貳之重未爲海內所避何容便改人姓名官吏至微而有所犯朝名從事亦是難安宜聽出宮尙書更補佗職制日可

立春日皇帝服通天冠青介幘青紗袍佩蒼玉青帶青袴青襪烏而受朝於太極殿尙書令等坐定三公郎中詣席跪讀時令訖典御酌酒卮置郎中前郎中拜還席伏飲禮成而出立夏夏立秋讀令則施御坐於中楹南面立冬如立春於西廂東向各以其時之色服儀並如春禮

補志十四

二

後齊宴宗室禮皇帝常服別殿西廂東向七廟子孫皆公服無官者單衣介幘集神武門宗室尊卑次於殿庭七十者三人扶拜八十者扶而不拜升殿就位皇帝與宗室伏皇帝坐乃興拜而坐尊者南面卑者北面皆以西爲上八十者一坐再至進絲竹之樂三爵卑宗室避席待詔而後復位乃行無筭爵

仲春令辰陳養老禮先一日三老五更齋於國學皇帝進賢冠元紗袍至辟廱入總章堂列宮懸王公已下及國老庶老各定位司徒以羽儀武賁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國學並進賢冠元服黑烏素帶國子生黑介幘青衿單衣乘馬從以至皇帝釋劍執珽迎於門內三老至門五更去門十步則降車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攝齊答拜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升自右階就筵三老坐五更立皇帝升堂北面公卿升自左階北面三公授几杖卿正履國老

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羣臣皆拜不拜五更乃坐皇帝西向肅拜五更進珍羞酒食親袒割執醬以饋執爵以酌以次進五更又設酒醕於國老庶老皇帝升御坐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皇帝虛躬請受禮畢而還又都下及外州人年七十以上賜鳩杖黃帽

皇建詔議二王三恪魏收執王肅杜預義以元氏司馬氏爲二王通曹氏備三恪諸禮學之官皆從鄭元五代之議孝昭后姓元議恪不欲廣及故議從收

右北齊賓禮

武成二年正月癸丑朔大會羣臣於紫極殿始用百戲天和三年三月大會百寮及賓客於路寢四年正月辛卯朔以齊武成廬故廢朝六年正月己酉朔以路門未成故廢朝建德三年正月壬戌

補志十四

十一

朔朝羣臣於路門大象元年正月己丑受朝於路門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羣臣皆服漢魏衣冠大象二年正月帝受朝於道會苑梁主蕭譽來朝入畿大家宰命有司致積其餼五牢米九十筥醢醢各三十五甕酒十八壺米禾各五十車薪芻各百車既至大司空設九饋以致館梁主束乘馬設九介以待之禮成而出明日梁主朝受享於廟既致享大家宰又命公一人弁冕乘車陳九饋以束帛乘馬致食於賓及賓之從各有差致食訖又命公一人弁服乘車贊設九饋以勞賓梁主設九介迎於門外明日朝服乘車還贊於公公皮弁迎於大門授贊受贊並於堂之中楹又明日梁主朝服訖九介乘車備儀以見於公事畢公致享明日三孤一人又執贊勞於梁主明日梁主還贊又明日梁主見三孤如見三公明白卿一人又執贊梁主見卿又如三孤於是三公三孤六卿人各

餽賓並屬官之長爲使半米帛同三公

右北周賓禮

元正大饗百官一品已下流外九品已上預會一品已下正三品已上開國公侯伯散品公侯及特命之官下逮刺史並升殿從三品已下從九品已上及奉正使人比流官者在階下歎品已下端門外正旦及冬至文物充庭皇帝出西房卽御座皇太子鹵簿至顯日門外人賀復詣皇后御殿拜賀訖還宮皇太子朝訖羣官各使人就位再拜上公一人詣西階解劍升賀階帶劍復位而拜有司奏諸州表羣臣在位者又拜而出皇帝入東房有司奏行事訖乃出西房坐定羣官入就位上壽訖上下俱拜皇帝舉酒上下舞蹈三稱萬歲皇太子預會則設坐於御坐東南西向羣臣上壽畢入解劍以升會訖先興大業十一年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寮笑

補志十四

十三

厥新羅鞞鞞畢大辭訶咄傳越烏那曷波臘吐火羅俱慮建忽論鞞鞞訶多沛汗龜茲疏勒于闐安國曹國何國穆國畢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國並遣使朝貢戊戌虎賁郎將高建毗破賊帥顏宣政於齊郡虜男女數千口乙卯大會蠻夷設魚龍曼延之樂頒賜各有差又隋儀如後齊又有皇后受羣臣賀禮則皇后御坐而內侍受羣臣拜以入承令而出羣臣拜而罷周制正之二日皇太子南面列軒懸宮官朝賀至隋開皇初皇太子勇准故事張樂受朝宮臣及京官北面稱慶高祖謂之是後定儀注西面而坐唯宮臣稱慶臺官不復總集煬帝之爲太子奏降章服宮官請不稱臣詔許之

開皇四年正月梁主蕭歸朝於京師次於郊外詔廣平王楊雄吏部尚書韋世康持節以迎衛尉設次於驛館雄等降就便幕歸服

通天冠絳紗袞端璫立於東階下西面文武陪侍如其國雄等立於門右東面巋攝內史令柳顧言出門請事世康曰奉詔勞於梁帝顧言入告巋出迎於館門之外西面再拜持節者導雄與巋俱入至於庭下巋北面再拜受詔訖雄等乃出於館門外道右東向巋送於門外西面再拜及奉見高祖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御大輿殿如朝儀巋服遠遊冠朝服以入君臣並拜禮畢而出大業四年十月詔求周漢魏晉之後分封繼紀

周大定元年靜帝遣兼太傅上柱國杞國公椿大宗伯大將軍金城公瑛奉皇帝璽紱策書禪位於隋司錄虞慶則白請設壇於東第博士何妥議以爲受禪登壇以告天也故魏受漢禪設壇於繁昌爲在行旅郊壇乃闕至如漢高在汜光武在鄗盡非京邑所築壇自晉宋揖讓皆在都下莫不並就南郊更無別築之義又後魏

補志十四

高

卽位登朱雀觀周帝初立受朝於路門雖自我作古皆非禮也今卽府爲壇恐招後訛議者從之二月甲子椿等乘象輅備鹵簿持節率百官至門下奉策入次百官文武朝服立於門南北面高祖冠遠遊冠府寮陪列記室人白禮曹導高祖府寮從出大門東廂西向椿奉策書瑛奉璽紱出次節導而進高祖揖之入門而左椿等入門而右百官隨入庭中椿南面讀冊書畢進授高祖高祖北面再拜辭不奉詔上柱國李穆進喻朝旨又與百官勸進高祖不納椿等又奉策書進而敦勸高祖再拜俯受策以授高頴受璽以授虞慶則退就東階位使者與百官皆北面再拜搢笏三稱萬歲有司請備法駕高祖不許改服紗帽黃袍入幸臨光殿就閣內服袞冕乘小輿出自西序如元會儀禮部尙書以案承符命及祥瑞牒進東階下納言跪御前以聞內史奉宣詔大赦改元曰開皇

是日命有司奉册祀於南郊
臨軒册命三師諸王三公並陳車輅餘則否有司定列內史令讀
册訖受册者拜受出又引次受册者如上儀若册開國郊社令奉
茅土立於仗南西面每受册訖授茅土焉

右隋賓禮

冠嘉禮也宋冠皇太子及蕃王一加幘冕而已按晉惠帝之爲太
子也將冠武帝臨軒使兼司徒高陽王珪加冠兼光祿勳屯騎校
尉華廙贊冠
江左諸帝將冠金石瓦設百僚陪位豫於殿上鋪大
幘太保加冕將加冕太尉跪讀祝文因令月吉日始加冠元服皇
穆穆思宏宏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承無極眉壽
祉介茲景福加冕訖侍中繫元統侍中脫絳紗服加袞服冠事畢
太保率羣臣奉鴈上壽王公以下三種萬歲乃退晉武帝太始十
年南宮王承年十五依舊冠有司議奏禮十五成童國君十五
而生子以明可冠之宜又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典於是制諸王
十五冠不復加命元嘉十一年營道侯將冠詔曰營道侯義綦可克日冠

禮志十四

五

外詳舊施行

何禎冠儀約制及王禧私撰冠儀亦皆家人之可遵用者也

十六年十二月乙亥

皇太子冠後廢帝元徽二年十一月帝加元服亦同晉儀

王者昏禮禮無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穀梁左氏說與公

羊不同而漢魏遺事闕略者眾晉武惠納后江左又無儀及成帝

將納杜后太常華恆始與博士參定其儀

晉成帝咸康三年臨軒遣使兼太保領軍將軍

杜氏即日入宮帝衛太極殿羣臣畢贊拜皇后

據杜預左氏傳

說主婚是供其婚禮之幣而已

又周靈王求婚於齊齊侯問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

始姊妹稱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此則天子之命自得下達

禮也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拜后

其儀注又不具存康帝建元元年納后褚氏前

尊袞冕升殿毛頭不設昔迎恭皇后唯作青龍旗其餘皆即御物

今臨軒遣使宜立五牛旗而毛頭舉罕並闕詔曰所以正法服升

元纁帛三匹絳二匹絹二百匹虎皮二枚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馬六頭酒米各十二斛鄭元所謂五雁六禮也其珪馬之制備物之數校太康所奏又有不同官有其注古者昏冠皆有黼鄭氏黼文三首具存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納妃六禮文與納后不異百官上禮其月壬戌於太極殿西堂叙宴

二宮隊主副司徒征北鎮南三府佐揚兗江三州綱彭城江夏南譙始興武陵廬陵南豐七國侍郎以上諸二千石在都邑者並豫

會又詔今小會可停妓樂

時有臨川曹太妃服

孝建三年正月皇太子納妃

官無紀注明帝泰始五年十一月有司奏江左太子昏納徵禮用玉一虎皮二或虎取其威猛有彬炳玉以象德而有潤栗與然珪璋爲玉之美者豹皮義兼炳蔚熊羆亦昏禮吉徵似宜並用皇太子昏納徵禮合用珪璋豹熊羆皮否應用者爲用一用兩博士裴昭明日周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鄭注云束帛以儀注以虎皮二

補志十四

七

太元中公主納徵以虎豹皮各一具豈以婚禮無王公之序故取虎豹皮以尊章其事乎然虎豹雖文徵禮不用熊羆吉祥婚典不及珪璋雖美爲用各異守文淺見似不必用兼太常丞孫詵議曰聘幣之典取制士婚若珪璋之用實均璧品采豹之彰義齊虎文熊羆表祥繁衍攸寄今儲后崇聘禮先訓遠皮玉之美宜盡暉備禮稱束帛儷皮則珪璋數合同璧熊羆文豹各應用三長兼國子博士虞龢議案儀禮納徵直云元纁束帛雜皮而已禮記郊特性云虎豹皮與玉璧則虎豹之皮用兩珪璧仍舊各一詔加珪璋各一豹熊羆皮各二

周禮有凌人大明六年五月丙戌立凌室於覆舟山修藏冰禮季冬冰壯凌室長先以黑牲秬黍祀司寒凌室北然後率山虞與隸取水深山窮谷涸陰沍寒之處納於凌陰務周密無泄其氣春分

日以黑羔秬黍祭司寒啟冰室先薦寢廟夏祠用鑑盛冰室一鑑以御溫氣蠅蚋三御殿及太官膳羞竝以鑑供水自春分立秋有臣妾喪詔贈祕器自立夏至立秋不限稱數以周喪事繕制夷盤隨米借給

凌室在樂遊苑內置長一人保舉吏二人

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

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韓詩曰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也

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魂秉蘭草拂不祥

月令暮春天子始乘舟

蔡邕章句曰陽氣和暖鮪魚時至將取論以薦寢廟故因是乘舟視於名川也

語暮春浴乎沂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張衡南都賦祓於

陽濱是也漢書八月祓於霸上劉禎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澤指隅

人胥祓除國子水嬉又是用七月十四日也自魏以後但用三日

不以己也

舊說後漢郭虞以三月上辰產二女上巳又產一女二日之中三女並亡俗以爲大忌至此月此日不敢止家皆於東流水上自潔濯爲祈禳謂之禳祠分流行觴遂成曲水

魏明帝於天淵池南設流杯石溝

補志十四

六

燕羣臣晉海西於鍾山後流杯曲水延百僚宋循之

春秋之例母以子貴明帝泰始二年九月博士王慶緒議百僚內

外禮敬皇太子生母陳貴妃應與皇太子同其東朝臣隸理歸臣

節太常丞虞愿等同慶緒尚書令建安王休仁議云妾旣不得體

君班秩視子爲序母以子貴經著明文內外致敬貴妃誠如慶緒

議天子姬嬪不容通音介於外雖義可致虔不應有牋表詔從之

孝武孝建三年八月戊子太學博士孫谿之議雲杜子檀和之母

王雖爲妾是和之所生案五等例鄭伯許男同號夫人准此體例

子合如國太常丞庾蔚之議母以子貴雖春秋名義然頃代以來

所生蒙榮唯有諸王若列爲公侯亦有拜太夫人之禮子男妾母

未有前比祠部郎中朱膺之議以爲子不得爵父母而春秋有母

以子貴當謂傳國君母本先公嬪媵故也餘惟恩所特錫始或有

之詔從蔚之至大明中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興平子袁愍孫生
母王氏謂禮下國卿大夫之妻皆命天子以斯而推則子男之母
不容獨異博士程彥議以爲五等雖差而承家事等公侯之母尊
號得崇子男於親尊秩宜顯遂除王氏爲興平縣開國子太夫人
立嫡以長禮之常也大明二年六月博士孫武議晉濟北侯荀勗
長子連卒以次子輯拜世子先代成準宜爲今例傅郁議禮記微
子立衍高禮斯行仲子舍孫姬典攸貶愚以爲次子有子自宜紹
爲世孫若其未也無容遠搜輕屬父在立子允稱情典曹卽諸葛
雅之議春秋世子死有母弟則弟無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則卜
古之制也今長子早卒無嗣進立次息爲世子取諸左氏理義無
違詔從其議至大明四年九月陳留國王曹虔季長兄虔嗣早卒
季襲封之後生子銑以繼虔嗣欲拜世子太學博士王溫之江長

議從其請太常陸澄議立季次子鐸右丞徐爰議謂禮後大宗以
其不可乏祀諸侯世及春秋成義虔嗣身爲國王立後之日便應
卽纂國統乃其時旣無承繼追虔季以次襲封虔嗣旣列廟饗丞
嘗無闕無容橫取它子爲嗣案禮文公子不得禡諸侯銑本長息
宜還爲虔季世子詔如爰議

禮記士鞮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元注士賤與君同不嫌也

人君朱門洞啟當陽正色漢以來三公黃閣以示謙也

閭將有日月是也今朝士詣三公尙書丞郎詣令僕射尙書庶門

外下車履度門閭乃納展漢世臣朝見三公並拜丞郎見交庶門

持版揖事在漢儀及漢舊儀然則並有敬也陳蕃爲光祿勳范滂

爲主事以公儀詣蕃皆執板入閣而坐蕃不奪滂板滂投板振衣

而去郭泰責蕃曰以階級言之宜有敬以類元嘉十三年七月御
史中丞劉式之議法稱中丞專道傳詔荷信詔喚眾官應詔者行
得制令無出行與何官分道之文有謂皇太子正位東儲中丞應

與分道揚州刺史丹陽尹建康令並京輦土地之主或檢校非違
赴救水火不宜稽駐亦合分道又尋六門行馬之內禁衛非違並
由二衛及領軍未詳京尹建康令門內之徒其公事亦與中丞分
道否詔如臺所上其六門內既非州郡縣郡界則不合依門外尙
書令僕所應分道悉與中丞同

右宋嘉禮

集古五曲詩蓋謂天子姓王合於天祿百士

永明五年十月南郡王昭業冠求儀注尙書令王儉議皇孫冠事
歷代所無禮雖有嫡子嫡孫然而地居正體下及五世案士冠禮
主人元冠朝服實加其冠贊者結纓鄭注云主人冠者之父兄也
尋其言父及兄則明祖在父不爲主也大戴禮記公冠篇云公冠
自爲主四加元冕以卿爲賓此則繼體之君及帝之庶子不得稱
子者也小戴禮記冠義云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

補志十四

二十

加有成也注稱嫡子冠於阼庶子冠於房記又云古者重冠故行
之於廟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據此而言彌與鄭注儀禮相會是
故中朝以來太子冠則皇帝臨軒司徒加冠光祿贊冠諸王則即
中加冠中尉贊冠今南郡王同於儲君則重依於諸王則輕又春
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皇太子
居臣子之節無專用之道南郡雖處蕃國地非支庶晉武帝詔稱
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正典此蓋謂庶子封王合依公冠自主之
義至國家長孫遣使惟允宜使太常持節加冠大鴻臚爲贊醮酒
之儀亦歸二卿祝黼之辭附准經記別更撰立不依蕃國常體國
官陪位拜賀自依舊章其自內外三品清官以上詣止車集賀並
詣東宮南門通牋別日上禮宮臣亦詣門稱賀如上臺之儀既冠
之後尅日謁廟僕射王奐等十四人議同拜撰立贊冠醮酒二辭

白拂行園死中出離門外皆乘輿鳴角如此非止於帶神州者未
審此當云何上蒼曰儀刀促刀不應省俠鞞白直直可共百四五
十以還吾自不使諸王無仗復汝乎在私園苑中郊外鳴角合
扇并拂可依舊又啟臣在西朝拜王儀飾悉依宋武陵例有二彰
扇小兒奴子並青布袴衫臣齋中亦有人意謂外庶所服不疑與
羊車相類曲荷茲旨今悉改易優詔從之

又三月二日曲水會古禊祭也漢禮儀志云季春月上巳官民皆

絮濯于東流水上自洗濯祓除去宿疾爲大絜不見東流爲何水

也晉中朝云卿以下至于庶民皆禊浴水之側事見諸碑賦及夏仲御傳也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淵池謀張林懷帝亦會天淵

池賦詩陸機云天淵池南石薄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爲禊堂跨水流杯飲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詔罷三日弄其今相承爲百戲之

具雕弄技巧增損無常案禊與曲水其義參差舊言陽氣布揚萬物訖出姑洗絜之也已者祉也言祈介祉也一說三月三日清明

之節將修事於水側禱祀以祈豐年應劭云禊者絜也言自絮濯也案高后被霸上馬融梁冀西第賦云西北成亥元石承輸蝦嘉

吐寫庚辛之賦卽曲水之象也今據窳爲曲水事應在承壽之前已有祓除則不容在高后之後祈農之說於是爲當

右齊嘉禮

大同五年臨城公婚公夫人於皇太子妃爲始姪進見之制令曰

纁鴈之儀既合二姓酒食之會姻不失親若使榛栗服膺贊饋必

舉副笄編珈盛飾斯備不應婦見之禮獨以親闕頃者敬進醢醢

已傳婦事之則而奉盤沃盥不行候服之家是知繁省不同質文

異世臨城公夫人於妃既是始姪宜停省晉宋以來初婚三日婦

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引春秋議云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夫

夫宗婦覲用幣戊寅丁丑之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規太

宗以問徐摛摛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

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正言婦是外宗未審嬀令所以停坐三

朝觀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今夫人乃

妃姪女有異他姻覲見之儀謂應可略簡文從之

天監元年立皇子統爲太子其母丁貴嬪有司奏曰禮母以子貴王儲所生不容無敬宋太豫元年六月議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陳太妃則宋明帝在時百官未有敬臣竊以爲母以子貴義著春秋皇太子所生不容無敬但帝王妃嬪義與外隔無致敬之道舊章王侯妃主嘗得通信閣下及六官三夫人雖與貴嬪同列並應以敬皇太子之禮敬貴嬪宋元嘉中始與武陵國臣並以吏敬敬所生潘淑妃路淑媛貴嬪於宮臣雖非小君其義不異宋太豫朝議百官以吏敬二帝所生事義正同謂宮閣施敬宜同吏禮詣神獸門舉牋致謁年節稱慶亦同如此婦人無閭外之事賀及問諱牋啓所同百官報問而已於是貴嬪備典章禮數同於太子言則稱令

補志十四

五

大同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捨身救僕射徐勉撰儀注勉以先無此禮名吳郡杜之偉草具其儀乃啟補東宮學士同於太子言

右梁嘉禮

天嘉三年七月己丑皇太子納妃王氏六年正月甲午皇太子加元服至德二年七月壬午皇太子加元服
江左自西晉相承諸王開國並以戶數相差爲大小三品大國置上中下三將軍又置司馬一人次國置中下二將軍小國置將軍一人餘官亦準此爲差高祖受命自永定迄於禎明惟衡陽其舊特加殊寵至五千戶殘餘大國不過二千戶小國卽千戶而舊史殘缺不能別知其國戶數故緣其遺事附於此

右陳嘉禮

魏嘉禮高祖太和十九年五月甲午冠皇太子恂於廟內由高祖

臨光極堂太子入見帝親詔之事在恂傳六月高祖臨光極堂引見羣臣詔曰此冠子恂

之禮有二夫一朕與諸儒同誤二諸儒違朕故令有二誤今中原
兆建百禮惟新而有此三失殊以愧歎春秋襄公將樂以迎神昨
失作樂至廟庭朕以意而行拜禮雖不得降神於理猶差完司馬
彪云漢帝有四冠一緇布二進賢三武弁四通天冠朕見家語冠
頌篇四加冠公也家語雖非正禮孔子之言與經何異諸儒爲有
馬彪志致使天子之行冠禮此朝廷之失冠禮見家語冠
賓諸儒皆以爲無賓朕既從之復令有失孔所云斐然成章其斯
之謂太子太傅穆亮等拜謝高祖曰昔裴頠正光元年秋肅宗加
作冠儀不知有四裴頠尚不知朝等復何媿

元服時年十一既冠拜太廟大赦改元官有注

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成者爲吉不則不得立爾朱榮

穆議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勳其子長樂王子攸素有令望欲立之
又遣從子天光及親信奚毅倉頭王相入洛與爾朱世隆密議天
光見子攸具論榮心子攸許之天光等還晉陽榮猶疑之乃以銅
爲顯祖諸孫各鑄象唯長樂王像成胡注云魏人立后皆鑄像以
卜之慕容氏謂由閔以金鑄已像不成胡人鑄像以下君鑄像以
其來尙矣故爾朱榮效之榮又自鑄金爲像凡四鑄不成道武宣
穆后明元昭哀后皆以所鑄金人不成不得立道武慕容后以鑄

補志十四

語

金人成得立此其徵也惟西魏文帝悼皇后郁久闍氏蠕蠕主阿

女也容貌端

嚴夙有成智以大統初蠕蠕屢犯邊文帝與通好結婚始不由金

人成否扶風王孚受使奉迎蠕蠕俗以東爲貴后之來營幕戶席
物物始至孚奏請正南面后曰我未見魏主故蠕蠕女也魏使向
南我自東面字無以辭天統九年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妹爲
婚太子納妃斛律氏政崔瞻與鴻臚崔劼撰定婚禮儀注以爲後式

右後魏嘉禮

天統三年帝加元服其儀以玉帛告圓丘方澤以幣告廟擇日臨

軒中嚴羣臣位定皇帝著空頂介幘以出太尉盥訖升脫空頂幘

以黑介幘奉加訖太尉進太保之右北面讀祝訖太保加冕侍中

繫元紘脫絳紗袍加袞服事畢太保上壽羣官三稱萬歲皇帝入

溫室移御坐會而不上壽後日文武羣官朝服上禮酒十二鍾米

十二囊牛十二頭又擇日親拜圓丘方澤謁廟皇太子冠則太尉

以制幣告七廟擇日臨軒有司供帳於崇正殿中嚴皇太子空頂
幘公服出立東階之南西面使者入立西階之南東面皇太子受
詔訖入室盥櫛出南面使者進揖詣冠席西面坐光祿卿盥訖詣
太子前疏櫛使者又盥奉進賢三梁冠至太子前東面祝脫空頂
幘加冠太子興入室更衣出又南面就席光祿卿盥櫛使者又盥
祝脫三梁冠加遠遊冠太子入室更衣設席中楹之西使者揖
就席南面光祿卿洗爵酌醴使者詣席前北面祝太子拜受醴卽
席坐祭之啐之奠爵降階復本位西面三師三少及在位羣官拜
事訖又擇日會宮臣又擇日謁廟

皇帝納后之禮納采問名納徵訖告圓丘方澤及廟如加元服是
日皇帝臨軒命太尉爲使司徒副之持節詣皇后行宮東向奉璽
綬册以授中常侍皇后受册於行殿使者出與公卿已下皆拜有

司備迎禮太保太尉受詔而行主人公服迎拜於門使者入升自
賓階東面主人升自阼階西面禮物陳於庭設席於兩楹間童子
以璽書版升主人跪受送使者拜於大門之外有司先於昭陽殿
兩楹間供帳爲同牢之具皇后服大嚴繡衣帶綬珮加幘女長御
引出升畫輪四望車女侍負璽陪乘鹵簿如大駕皇帝服袞冕出
升御座皇后入門大鹵簿任門外小鹵簿入到東上閤施步障降
車席道以入昭陽殿前至席位姆去幘皇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
先起帝升自西階詣同牢坐與皇后俱坐各三飯訖又各酌二爵
一盞奏禮畢皇后興南面立皇帝御太極殿王公已下拜皇帝興
入明日后展衣於昭陽殿拜表謝又明日以榛栗棗脩見皇太后
於昭陽殿擇日羣官上禮又擇日謁廟皇帝使太尉先以太牢告
而見偏見羣廟皇太子納妃禮皇帝遣使納采有司備禮物會畢

使者受詔而行主人迎於大門外禮畢會於聽事其次問名納吉
並如納采納徵則使司徒及尚書令爲使備禮物而行請期則以
太常宗正卿爲使如納采親迎則太尉爲使三日妃朝皇帝於昭
陽殿又朝皇后於宣光殿擇日羣臣上禮佗日妃還又佗日皇太
子拜閣其聘禮一日納采二日問名三日納吉四日納徵五日請
期六日親迎皆用羔羊一口鴈一隻酒黍稷稻米麩各一斛自皇
子王已下至於九品皆同流外及庶人則減其半元孝友秦曰右
士一妻一妾晉命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
三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五妾第五第六有七妾第七第八第一
妾令尚公主王侯娶后族皆無妾廢習以爲常請以王公第八第一
娶八通妾以備九女御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
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如加
捶撻免听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取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
科不孝之罪納徵皇子王用元三匹繻二匹束帛十匹大璋一第
品已下至從三品用獸皮一第一品已下至從五品用豹皮錦綵
璧玉四品已下皆無正六品已下至從九品用鹿皮

禮志十四

一

六十四 一品綿綵四十四匹三品三十四匹五品二十四匹七品十四匹九品十匹

羊四口犢一頭酒黍稷稻米麩各十斛一品至三品減羊二口酒

品五品減一犢酒黍稷稻米麩各一斛諸王之已封未封禮

皆同第一品新婚從車皇子百乘一品五十乘第二第三三十

乘第四第五品二十乘第六第七品十乘八品達於庶人五乘各

依其秩之飾文宣時皇太子納鄭良娣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

娣東宮之妾理不同帝幸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延崇

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收曰石榴

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孫衆多

正晦汎舟則皇帝乘輿鼓吹至行殿升御坐乘版輿以與王公登

舟置酒非預汎者坐於便幕

右北齊嘉禮

建德六年合庶人以上非朝祭之服惟得衣綢繇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九種宣政九年初服常冠以皂紗爲之加簪而不施纓導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

右北周嘉禮

皇太子將冠前一日皇帝齋於大興殿皇太子與賓贊及預從官齋於正寢其日質明有司告廟各設筵於阼階皇帝袞冕入拜卽御座賓揖皇太子進升筵西向坐贊冠者坐櫛設纒賓盥訖進加緇布冠贊冠進設纒纒賓揖皇太子適東序衣元衣素裳以出贊冠者又坐櫛賓進加遠遊冠改服訖賓又受冕大子適東序改服以出賓揖皇太子南面立賓進受醴進筵前北面立祝皇太子拜受觶賓復立東面答拜贊冠者進撰於筵前皇太子祭奠禮畢降筵進當御東面拜納言承詔詣太子戒訖太子拜贊冠者引太子

補志十四

三

降自西階賓少進字之贊冠者引皇太子進立於庭東面諸親拜訖贊冠者拜太子皆答拜與賓贊俱復位納言承詔降令有司致禮賓贊又拜皇帝降復阼階拜皇太子以下皆拜皇帝出更衣還宮皇太子從至闕因入見皇后拜而還

皇太子納妃禮皇帝臨軒遣使者納采有司備禮物會畢使者受詔而行主人俟於廟使者執雁主人迎拜於大門之東使者入升自西階立於楹間南面納采訖會於聽事乃行其次問名儀事畢主人請致禮於從者禮有幣馬其次擇日納吉如納采又擇日以玉帛乘馬納徵司徒尙書令爲使備禮物而行又擇日告期以太常宗正卿爲使如納采禮又擇日命有司以特牲告廟册妃皇太子將親迎太尉爲使皇帝臨軒醮而誡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對曰謹奉詔旣受命羽儀而行主人几筵於廟妃服綸翟

立於東房主人迎於門外西面拜皇太子答拜主人揖皇太子先入主人升立於阼階西面皇太子升進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鴈俛伏興拜降出妃父少進西面戒之母於西階上施衿結帨及門內施鞶申之出門妃升輅乘以几姆加幃皇太子乃御輪三周御者代之皇太子出大門乘輅羽儀還宮妃三日雞鳴夙興朝皇帝於昭陽殿奠筭於皇帝皇帝撫之又朝皇后於宣光殿奠筭於皇后皇后撫之席於戶牖間妃立於席西祭尊而出擇日羣官上禮佗日妃還又佗日皇太子拜閣

右隋嘉禮

按經國遠猷莫善於禮納民軌物淑身圭璧非是莫由也惟三五異代不相沿襲其所損益百世可知典午以來千戈擾攘馬上得之至於冠冕而上明堂鳴玉以朝羣臣雍容揖讓率在奕

補志十四

元

葉禮樂之道百年始興此其微歟然其郊丘壇墮之制廟祫禘禘之典衰麻變除之節鼓鐸鑄鏡之用朝饗冠昏之儀羣議臺符多因少革甄而存之亦一毛片羽也至若五德生勝濫觴鄒生雖尚白尚赤曲台斯記衷諸大道徒爲費辭攻乎異端概從載芟

天文志贊

妖祥祲象保章之所掌日食斗孛魯史之所記上天垂象變不虛生所以垂戒人主欲其恐以致福也承平日久荒札間作不逞之徒輟耕思亂始由篝火之詐終致揭竿之禍國步因以艱阻黔首以之塗炭雖鯨鯢訖誅頭目斯得蜂蠆辛螫手足終困易曰履霜堅冰防其漸也日月交食有數可推雷電迸作其理匪異史臣無識載於方策瞿曇悉達之流更衍其緒誣民惑世此其尤也故載史文而其他从刪云

五行志敘

昔庭穀闕梓之異鑑悟後主仲尼作春秋具書祥眚逮至伏生叔

補志贊

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鴻範休咎之文益備故班固斟酌經傳詳紀條流司馬彪纂集光武以來以究漢事王沈魏書志篇闕佚凡厥災異但編帝紀而已高堂隆郭景純等據經立辭終皆顯顯然則易以八卦定吉凶則庖羲所以稱聖也書以九疇論休咎則大禹所以爲明也春秋以災祥驗行事則仲尼所以垂法也伏生董仲舒京房劉向之倫言災異有足觀者所以仰瞻俯察戒德慎行弭譴咎致休禎也克躬修政畏天敬神雖休勿休而不敢怠君德得則和氣應休徵生矣若梁武之降號伽藍齋文宣之般游市里陳則蔣山之烏呼曰奈何周則陽武之魚乘空而鬪隋則鵲巢繡帳火災門闕豈惟天道亦曰人妖崇信巫史重增愆罰昔懷王事神而秦兵逾進萇宏尙鬼而諸侯不來性者生之靜也欲者心之使也置情攸往引類同歸雀乳於空城之側鵲集於鼎

耳之上短長之制既曰由人黔隧崇山同車共軫誰爲神道是成
倚伏一則以爲殃豐一則以爲休嘉故曰德勝不祥而義厭不惠
又按言之不從有介虫之孽劉歆以爲毛虫視之不明有羸虫之
孽劉歆以爲羽虫按月令夏虫羽秋虫毛歆說爲允是以舊史從
之歆氏世望吳曰驅駭羗之火不慮其變而

五行志贊祥瑞

稼穡惟寶故書紀嘉禾所謂豐年爲瑞也自茲以降於文反正爲
乏於物反常爲妖史臣箚之蓋有不得已者若夫鐘鼎玉石之文
新垣平之故智也神仙災異之言赤伏符之改轍也鄙夫以之倖
進中主以之震矜掘地及泉而名曰醴後圍得露而號以甘又曰
再中之別調也獵者得兔而訝其白羅者獲烏而異其蒼更遼東
豕之陋見也夫人主好諛諧臣固寵欲稱以瑞何患無辭今概畧

神志贊

之懼惑聽也龍威常羊狐瑞石紐有天命者自異於人然追尼父
語怪之訓刪鄭公履武之箋飛龍之德蓋光逐鹿之心載載宋徵
諸鬼何以防民茲雖備錄其原文不過愛憐夫故籍何者古之王
天下也積功者十餘世累仁者數百年樂推已極僉恐丹穴之熏
謳歌已屬猶有陽城之辟迨夫寶圖地呈元玉天錫而彌懷慚德
推而弗居八季陰謀誦節詐欺愚以莽操之衣鉢汗唐虞之壇
墀攘靈於東柴之典抗表于西讓之文用情極險傳世益促甚或
南郊方升望夷已禍建章之火不息軒轅之臺誰畏而謂河洛等
瑞星雲協輝悠悠蒼天胡爲此醉是知佐命宗臣蕃國惟舊構無
稽之虛說惑未厭之羣情吾誰欺乎此之謂矣生陽大旱之珍鶴
館見災久陰不雨之徵昌邑示戒恐懼修省理亦宜之然而賀良
誣世旣挾忠可之書眚孟荒唐遂假仲舒之說左道惑衆職此之

由緣有舊史不能盡汰爾

地理志贊

芒芒禹跡膺膺周原畫爲九州疆爲五服秦郡漢縣布如列星典
午中葉南風不競流亡厲配僑立州郡於是太原遷於齊邦瑯琊
立於江左自是以後客戶益多梁與魏齊各誇析置一荆也則有
東南北之分一江也則有吳楚蜀之別秦楚有四襄郢皆三以及
汝南襄城陳留新蔡諸郡隨處有之俱無實土昔之一州人戶不
過數千今之一縣郡邑足容數十大抵田單之族邠子之孥黃鳥
爰止名从主人此外緣也戰爭析置各立鎮戍朝梁暮齊昨堯今
廣瓜分豆析巧隸難名南鄭襄陽義陽白狗壽春彭城洛陽玉壁
諸所爭地於是焉在而揚江司冀雍益各州縣同畿赤郡齊關輔
殷富劇要不異歷代租庸賦調於爾取之夫提封過廣則控制難

禮志贊

以周廣輪囷域太狹則經費不足立州府數荒郡不敵一華縣則
名器因之太輕一上州足置百邊州則防守因之太廣白阜難繪
黃冊徒存諸所建置固不足爲典要也

輿服志贊

五輅之設九章之施先王所以別等威明貴賤不必襲椎輪追卉
服也章甫無資於越人貂蟬不隸於周禮尙元尙白異地異時禮
臣議之足以有別然而代人游粵必資葛帔之輕交客入燕亦慕
旃裘之煖趙武靈之畧中山短衣匹馬魏孝文之遷洛邑襲冕衫
纓學者溺所聞常人安故俗非所與論於法之外矣若夫鶡冠不
齒於鄭人瓊弁見夢於河伯絳幘爲哲婦之製青絲應壽陽之謠
軍服振振固非司隸所泥也

禮儀志贊

事貴緣情禮不可廢有文有節以殺以隆等威之所分規模之一
定有可議者其吉禮歟類禋之典肇自平陽璧琮之儀掌於宗伯
靈威曜魄妄題蒼旻之名漢時秦祠聿生禱祠之說沿及方士語
怪縉流斂財遂憐桃梗之漂競尙土偶之拜無論國殤恍忽固秦
厲之濫觴蔣侯威嚴亦祭典之流派郊祀者史臣之邪說封禪者
人主之侈心金人特彼國之賢老聃亦前修之哲旣惶惑於求報
自紛若於史巫勞民傷財莫此爲甚卽至頒諸儀部職隸祠官雖
薪槨之日虔究禋瘞之徒費竭有用以供無益視至幻而爲極眞
厯代相沿同邱之貉豈不惑歟願欲刪存凶軍賓嘉四禮而汰吉
禮語近駭俗姑存其議以俟後賢云

樂律志贊

國之大事講武而訓農政之常經安民而察吏古先哲王九年儲

補志贊

蓄七萃知方庭有魚懸邨無厲吠迨重熙於累葉保淳大於本枝
懼其侈泰之萌也以禮節之恐其沈鬱之疾也以樂和之不過借
考擊之正聲謹承平之嘉樂此卽鐘鼗蠡鬻工謝夔牙苟除靡靡
之聲卽爲悖悖之雅六季干戈不息僭竊相仍天澤之分旣虧宮
商之弦何指而乃風流自尙雅頌摛詞捃河間誇誕之言飾蒲坂
允諧之奏遂謂伶倫叶律韶護充庭鳴鳥一響眞由斷竹之吹羽
翟兩階果致有苗之格清濁聚訟上下相蒙不過崇飾麗藻盛誣
厥祖而已

刑法志贊

百行所以責君子五刑所以威小人衷諸輕重之宜必有損益之
實粵自升降以後虞詐相仍故引公羊於赤帝之時則通復肉刑
於當塗之世則刻濟寬濟猛其慎其難然蒲坂告土惟曰明允西

都作命亦曰簡孚貴丹青之不渝與綱目之疎闊湯仁見於一面漢約止於三章用能宏資艱難靖一民志齊人樂業有位恪共自有司侈案牘之繁而奸吏逞舞文之弊王子則下上其手盟主亦左右其辭於是一科之罪歧中有歧三木之慘畏而勿畏以賢者宜責備而當官慮吏議之加以習從宜罔治而奸民肆鴟張之惡陳牘山積舊事株連雖使咎繇聽之猶不能斷則文網繁多之害也

職官志贊

天澤既莫雲火攸分時宜所趨沿革靡定綜論大凡華而鮮實夫吏治以得人爲本道國以足民爲先而選曹雖設僅循資格之常農田有司惟事會計之末他若既有宗伯復有奉常爰立爽鳩更增大理官名典午而牧事歸於罔司職在司空而河隄別爲謁者

補志贊

五

鴻臚儋禮可副儀曹光祿優賢宜爲階品納言政舉則給諫侍御之長也春坊局立則典醫司膳之會也外如州郡之僚不廢丞倅之佐然惟任當繁劇道在分防用襄繁赤之勞是曰股肱之助則士人初仕李唐之舊例也農桑入銜趙宋之故實也不在此科槩宜載柞乃南北之分職俱多寡之異宜清濁混於官階闕冗齊於流品政務因之掣肘簿書以之等身日事浮文無益治理蠹國妨政繁縟相仍選舉考課所關至鉅天下不必有全才國家不容有廢事乃所學非所取所取非所用倖登仕途卽入利藪甚或朝爲散職暮玷清班春居齊梁夏蒞交廣以至宦場如傳舍視國事猶秦越兌弓垂矢旣失教於箕裘西賁南琛惟乞恩於臺省在上有求備於人之患在下無陳力就列之心彼此相蒙徼倖沒世虛常或可濟變其難天下隱憂莫此爲甚用識其槩以眎來茲

食貨志贊

足民之道以食爲先度支之宜以錢爲重禮樂文章之具珠璣金玉之華可以粉飾承平黼藻盛列若夫生聚既庶戶口日增而可食之地不加於前不毛之鄉仍同在昔一旦遭焚山于湯歲逢稽天之堯年重雲之講不足以備荒于闕之實不可以餬口脫使有司貪黷重吏昏迷以追呼爲官箴以敲朴爲上考以征斂正供爲口實以腴削閭閻爲能官於是陳勝吳廣之徒元感李密之黨揭竿而呼篝火相誑饑民乘之潢池盜弄元氣之剝豈易復歟稽古有典金貝爲寶則壤有經銀鏤厥貢三幣相嬗五銖率興權衡於粟帛之間懋遷於水陸之會貫朽由我匱乏無憂惟輪郭既整則重如其文翦鑿多方則人滋其僞况宣防之定制兵農之久分芟玉則購自他方營帳或戍於邊郡懷寶其罪致遠爲艱然事由豫立糧由宿舂舟楫之利既通飛輓之難無慮其餘贈賄有幣圭蠲有田綏蕃服則錫以錦繒隆宗潢則分以繡壤大農制用此其要歟錦繡纂組之禁明主之雅誥豐亨豫大之說奸相之邪言太平累葉有心者所宜持盈也

氏族志贊

自春秋譏世卿六朝重門蔭姬任之判後先丁桓之無區別族姓之辨其來久矣然國高貴寵表海未聞繼伯樂卻陵夷晉陽未嘗廢事班生有言卜式試於芻牧宏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禪出於降虜率以版築飯牛之朋而有燕雀羊豕之困始同涸轍之鮒終奮垂天之翼勲伐炳於彝鼎名氏標於雲閣當代惇史豈能以庶姓少之彼夫層巖危嶽小草矜其披拂洪流巨川泥沙擅其挹注固未知鬱爲時棟者深澗之喬柯也滔爲巨浸者濫觴之

補志贊

六

細流也靈芝無根醴泉無原人貴自立信夫

釋老志贊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是故雖伏而儕卒伍馬磨而傭市井鴻冥而樂邱園蟬蛻而去塵滓寶其經經不受汶汶行雖偏至識者固有取焉卽或箕子爲奴豫讓吞炭髡髮富春之瀨寄跡靈隱之寺天壤自寬身世自狹論世之士猶或亮之若夫影纓雲臺紆組省闈任高於分陝寄隆於司牧而乃宅心丹藥栖情竺國對虎帷而生躁競聞猿鶴則思冲舉貪嗔未除爭千蹏千角之利慈仁自熹在一鱗一羽之族自以爲千乘可脫屣六塵不染衣機務之廢旣多迷遁之性益甚甚或取而鎔銖用如泥沙逢故舊則吝錐刀比髡徒則窮土木賤萬姓之脂膏以奉之割九族之假貸以盈之千緡不惜卽爲勝因片偈能持皆證淨業喜舍不倦盜跖可爲豈二氏之教本如是哉以視有託而逃者霄壤矣

補志贊

藝文志贊

經籍之道如日月麗天粟布濟世寶可知矣然無用而有害者充棟汗牛宜焚如也碑版之作旁證史傳漢魏之文兼資倉雅以及嶧山頌德岐陽耀武樓記濟上廟建縉雲湖篆籀之專家誇斯水之獨步賢於博奕豈曰不然若夫父敦子宙漳瓦漢甄讀者不過田盼集之徒煩天水名爲吉金之作實爲骨董之羹富家所藏賢者之過甚或鄭君絕學六經旁及夫河圖宋氏精專十緯備注夫洛讖夏竦商祝陰道陽方筠松所謂名言梓柱所云占驗摩登伽之經說婆羅門之天文縱或圖號蟠龍法稱飛馬甲經壬式相鵠占禽陶之汰之衷諸大雅知言之士必不河漢焉

